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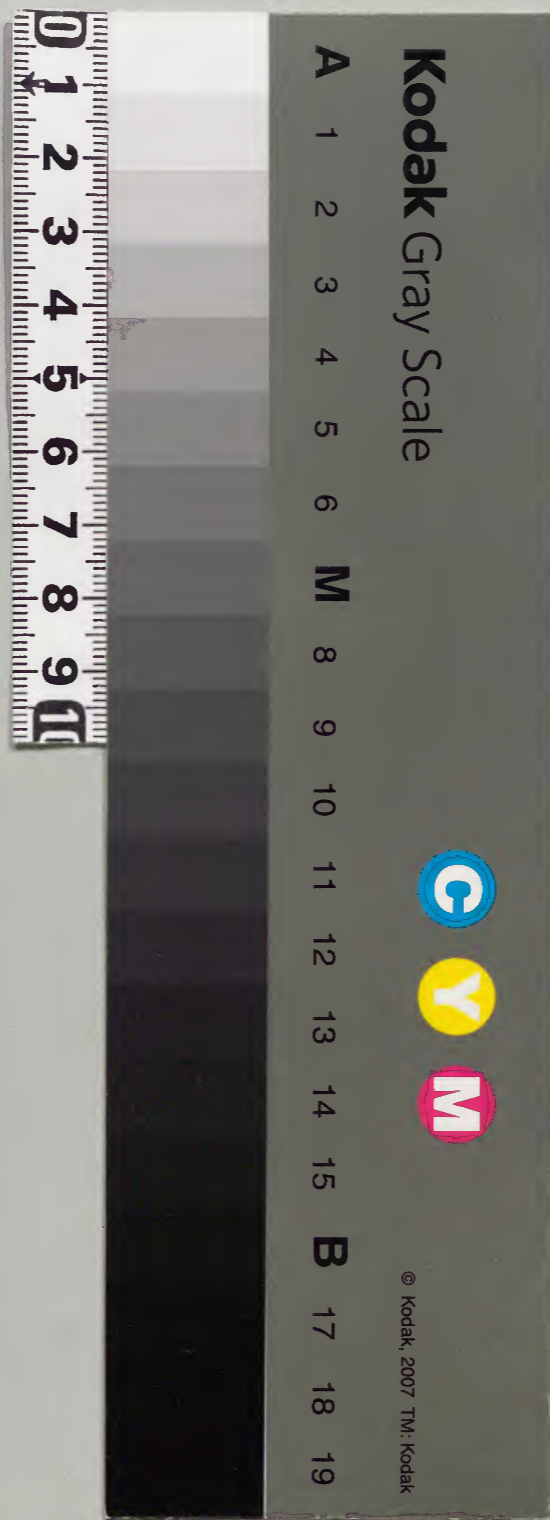
鹽鐵論

七之九

漢書門			
二	五	〇	一
一	四	〇	一
四	六	〇	一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内			
三	五	〇	一
九	四	〇	一
八	四	〇	一
函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501	
冊數	4 (3)		
函號	298	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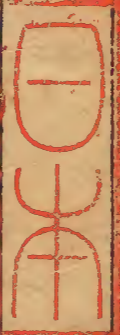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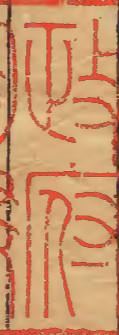


鹽鐵論卷之七

淺草文庫



漢汝南桓寬撰



明雲間張之象註



刺議第二十六

丞相去聲史曰山林不讓椒桂以成其崇君

子不辭負薪之言以廣其名故多見者博

多聞者知去聲距諫者塞專已者孤故謀及

下者無失策舉及衆者無頓功頓壞也權

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

著龜白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咸盡

其心故萬舉而無遺籌失策傷曰衆人之
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人大謀
之術也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知
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廢興
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難於無形若此人者
居亂世則不害於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
必得統下之權彼知事者亦尚矣見事而
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敗
業廢功東野鄙人曰泰山不讓礫石江海
不辭小流所以成其大也詩曰先民有言
詢于芻蕘博謀也秦王子嬰曰輕慮詩云
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詩云
詢于芻蕘故布衣皆得風議何況公卿
之史乎春秋士不載文而書咺暄上聲者以
爲宰士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
仲子之暄公羊傳曰宰者何官

也。咺者何名也。曷爲以官氏宰士也。孔子曰雖不吾以吾其

與去聲聞諸侯僕雖不敏亦當傾耳下風攝

齊音咨勾指受業徑於君子之塗矣使文學

言之而是僕之言有何害使文學言之而

非雖微丞相去聲史孰不非也

文學曰以正輔人謂之忠以邪導人謂之佞

今尹子西曰爲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爲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夫音扶拂音勃過納善者君之忠臣大夫之直

士也孔子曰大夫有爭去聲臣三人雖無道不

失其家。韓嬰曰。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
失其家。季氏為無道。僭天子。舞八佾。
旅泰山。以雍徹。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
忍也。然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為宰臣也。今

子處宰士之列。無忠正之心。枉不能正。邪不
能匡。順流以容身。從風以說音悅。上所言則

苟聽。上所行則曲從。若影之隨形。響之於聲。

終無所是非。夏侯玄曰。夫和羹之美。在於合
異。上下之益。在能相濟。順從乃

安。此琴瑟
一聲也。衣去聲儒衣冠去聲而不能行其

道。非真儒也。譬若土龍。文章首目具而非龍

也。葶歷似菜而殊味。玉石相似而異類。泥論
曰。夫

亂人者。芴藿之與藁本也。蛇牀之與麝香也。
此皆相似。故劔工感劔之似莫邪者。唯歐冶
能名其種。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唯猗頓不
失其情。魏文侯曰。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
之幼也似禾。驪牛之黃也似虎。白骨
疑象。武夫類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子非孔

氏執經守道之儒。乃公卿面從之。儒非吾徒

也。冉有為季氏宰而附益之。孔子曰。小子鳴

鼓而攻之可也。故輔桀者不為知。去聲為桀斂

者不為仁。丞相去聲史默然不對。

利議第二十七

大夫曰。作世明主。憂勞萬人。思念北邊之

未安。故使使去聲者舉賢良文學高第。詳延有道之士。將欲觀殊議異冊。虚心傾耳以聽。庶幾云得。諸生無能出音計。遠圖匈奴。安邊境之冊。通作策明枯竹。守空言。不知趨舍之宜。時世之變。議論無所依。如膝癢而搔背。辯訟公門之下。訥音凶不可勝音升聽音也。如品即口以成事。此豈明主所欲聞哉。

文學曰。諸生對冊。通作策殊路同歸。指在於崇

禮義。退財利。復徃古之道。匡當世之失。莫不云太平。雖未盡可宜信用。宜略有可行者焉。執事闇於明禮。而喻於利末。沮事隳音議計利籌冊。通作策以故至今未決。非儒無成事。公卿欲成利也。

大夫曰。色厲而內荏。亂真者也。文表而柔裏。亂實者也。文學衰衣博帶。竊周公之服。鞠躬踖躅。竊仲尼之容。議論稱誦。竊商賜之辭。刺譏言治。過管晏之才。心卑卿相。夫聲

志小萬乘去聲及授之政昏亂不治故以言

舉人若以毛相去聲馬仲尼弟子傳曰孔子

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道應訓曰秦繆

公請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

馬者乎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

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亡其一若此

馬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

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

儋纏采薪者九方堙此其於馬非臣之下

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

報曰已得馬矣在於妙丘穆公曰何馬也

對曰牡而黃使人牲取之特而驪穆公不

說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者

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

然太息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

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

精而忘其粗得其在內而忘其外見其所

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

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此其所以多

乎馬者馬至而果千里之馬此其所以多

不稱去聲舉詔册通作策曰朕嘉宇內之士故

詳延四方豪俊文學博習之士超遷官祿

言者不必有德何者言之易而行之難有

舍其車而識其牛貴其不言而多成事也

漢書曰劉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於路就

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

者得牛而送遠叩頭謝曰甞負長者寬曰

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為謝也

吳鐸以其舌自破主父偃以其舌自殺稱繆

訓曰。吳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燦。許慎曰。鐸。大鈴。出於吳也。叢談曰。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四馬不能追也。口者。關也。舌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也。言出於已。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不可止於遠。夫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本也。可不慎乎。故蒯子羽曰。言猶射也。括既離弦。雖有所悔焉。不可從而追已。詩曰。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於明。主父鳴鴟。無益於死。鴟。鴟也。詩云。相彼鴟鳴。尚

或惡之。鳴急且也。增韻曰。鴟。鴟求旦之鳥。形似鷄。晝夜常鳴。陸佃曰。怪鴟。其鳴即雨為繇。可以聚眾鳥。一名隻。非有司欲成利。孤。晝無所見。夜即飛也。

文學。桎音只桎音只於舊術。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桎。牽於

間音閑言者也。

文學曰。能言之。能行之者。湯武也。能言不能

行者。有司也。文學竊周公之服。有司竊周公

之位。文學桎音只桎音只於舊術。有司桎音只桎音只於

於財利。主父偃以舌自殺。有司以利自困。夫

扶音扶驥之才千里。非造父不能使。禹之知萬人。

非舜為相音去。不能用。雜事篇曰。顏淵侍魯。定

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顏淵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定公不悅。以告左右曰。吾聞之。君子不讒人。君子亦讒人乎。顏淵不

悅。歷階而去。須臾馬敗。聞矣。定公躡席而起。

曰趨駕請顏淵。顏淵至。定公曰。向寡人曰善哉。東野畢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矣。不識君子何以知之也。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有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於其民。造父不盡其馬。是以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今東野畢之御也。二車執轡。御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而馬力殫矣。然求不已。是以知其失矣。定公曰。善。可少進與。顏淵曰。獸窮則觸。鳥窮則喙。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有窮其下。能無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善哉。寡人之過也。故季桓子聽政。柳下惠忽然不見。孔子為司寇。然後悖熾。泰族訓曰。孔子為魯司寇。道不拾遺。而驥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斑白不戴負。舉之在伯樂。音洛。其功在造父。造父攝轡。馬無

駑音奴良皆可取道。周公之時。士無賢不肖。皆可與言。至治。故御之良者。善調馬。相音去聲之賢者。善使士。今舉異才。而使減音檢騶音鄒御之。是猶扼驥鹽車。而使責之疾。駑。廐御也。扼。通作軛。轅端橫木。駕馬者。領此賢良文學。多不稱舉也。

國病第二十八

大夫曰。嘻。諸生闌音達茸音戎無行。去聲多言而不用。情貌不相副。若穿踰之盜。自古而患之。是孔丘斥逐於魯。君會不用於世也。何

者以其首攝多端。迂時而不要也。攝引持也。故

秦王燔去其術而不行。坑之渭中而不用。

秦紀曰。李斯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藏詩書百家語。詣守尉雜燒之。盧生為始皇

求仙藥。亡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案問諸生。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四人。皆坑之咸陽。

潘生曰。儒林填於坑。乃安得鼓口舌。申顏

眉。預前論議。是非國家之事也。

文學曰。國有賢士而不用。非士之過。有國者

之耻。叢談曰。士橫道而偃。四肢不掩。非士之過。有土之羞也。邦君將昌。天遺其道。大

夫將昌。天遺其士。庶人將昌。必有良子。孔子大聖也。諸侯莫能

用。當小位於魯三月。不令而行。不禁而止。沛

若時雨之灌萬物。莫不興起也。家語曰。孔子

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彊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彫偽。為四寸之棺。

五寸之棺。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况乎位天

下之本朝。音潮。而施聖王之德音。教澤乎。今公

卿處尊位。執天下之要。十有餘年。功德不施

於天下。而勤勞於百姓。百姓貧陋困窮。而私

家累萬金。此君子所耻。而伐檀所刺也。詩序

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昔者商鞅相去聲秦

後禮讓先貪鄙尚首功務進取

魯仲連曰彼秦者棄禮義

而首功之國也。譙周曰秦用衛鞅計制爵二十等以戰獲百級者計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戰勝老弱婦人皆死計功賞至萬數天下謂之上首功之國皆以惡之也。司馬貞曰秦法斬首多為上功謂斬一人首賜爵一級故謂秦為首功之國也。

無德序於民而嚴刑罰於國俗日壞而民滋怨故惠王烹菹其身以謝天下當此之時亦不能論事

矣。今執政患儒貧賤而多言儒亦憂執事富貴而多患也。大夫視文學悒悒而不言也。

悒悒不安也。

丞相去聲

史曰夫

扶音

辯國家之政事論執政

之得失何不徐徐道理相喻何至切切如此乎。大夫難罷鹽鐵者非有利也憂國家

之用邊境之費也。諸生閭閻

音銀

爭去聲

鹽鐵

亦非為去聲已也。欲反之於古而輔成仁義

也。二者各有所宗。時世異務。又安可堅任

古術而非今之理也。且夫扶音小雅非人必

有以易之。諸生莫有能安集國中懷臧之

來遠方。使邊境無寇虜之災。租稅盡為諸

生除之。何況鹽鐵均輸乎。所以貴術儒者。貴其處謙推讓。以道盡人。今辯訟愕愕音鄂然。無赤賜之辭。而見鄙倍之色。非所聞也。大夫言過而諸生亦如之。諸生不直。謝大夫耳。

賢良文學皆離席曰。鄙人固陋。希涉大庭。狂言多不稱去聲。以逆執事。夫藥酒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去聲。湯曰。藥食至於貴。藥言先獻於貴。然後聞于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

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是故求道者不以口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故武王誦諤而昌。紂嘿嘿而亡。若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婦。臣無諤諤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悖父亂子。放兄棄弟。狂夫淫婦。絕交敗友。韓非子曰。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入而已。已疾也。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以致功也。故愕愕音鄂者。福也。諛諛音淺者。賤也。林中多疾。風富貴多諛言。萬里之朝。音潮日聞唯唯。而後聞諸生之愕愕音鄂。此乃公卿之良藥。鍼音針石。正諫篇曰。趙簡子有臣曰。

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周舍對曰。願為諤諤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也。月有成也。歲有効也。簡子居則與之居。出則與之出。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如喪子。後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酒酣。簡子涕泣。諸大夫皆出走。曰。臣有罪而不自知。簡子曰。大夫皆無罪。昔者吾有周舍。有言曰。千羊之皮。不若一狐之腋。衆人諾諾。不若一士之諤諤。昔者商紂默然而亡。武王諤諤而昌。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嘗聞吾過也。吾亡無日矣。是以寡人泣也。諸葛恪曰。良藥苦口。惟病者能甘之。忠言逆耳。惟達者能受之。大夫色少寬。面文學而蘇也。蘇氣索貌。不安也。

丞相去聲史曰。窮巷多曲辯。而寡見者難喻。

公孫鞅曰。窮巷多曲。曲學多辨。文學守死渣滓之語而終

不移。夫音扶往古之事。昔有之語。已可觀矣。

今以近世觀之。自以目有所見。耳有所聞。

世殊而事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民朴而

歸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衍而家富。

今政非改而教非易也。何世之彌薄而俗

之滋衰也。吏即少廉。民即寡耻。刑非誅惡。

而姦猶不止。食貨志曰。文景之時。屢敕有司。以農為務。民遂樂業。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

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

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乘犂牧者擯而不得會聚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誼而黜媿辱焉於是罔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并兼豪黨之徒以武斷至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車服僭上亡世人有言鄙儒不限物盛而衰固其變也

如都士

都美也都者鄙之對也左傳曰都鄙有章淮南子云始乎都者常卒

乎鄙蓋天子所居輦轂之下聲名文物之所聚故其士女雍容閑雅之態生故謂之都相如傳云車從甚都是也邊氓所居藪爾之邑狐狸豺狼之所嚙故其閭閻吝嗇村陋之狀出故謂之鄙老子云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是也文學皆

出山東希涉大論子大夫論京師之日久

顧分明政治識之事故所以然者也

顏師古曰

子者人之嘉稱大夫學官之稱也志在優賢故謂之子大夫也

賢良曰夫山東天下之腹心賢士之戰場

也高皇帝龍飛鳳舉於宋楚之間山東子弟

蕭曹樊鄴滕灌之屬為輔雖既異世亦即閔

夫太顛而已

班固曰高祖起於布衣之中奮

階湯武之王龍行虎變卒從風雲征亂伐暴廓清帝宇八載之間海內克定遂荷天之衢登建皇極上古已來書籍所載未嘗有也非雄俊之材寬明之畧歷數所授神祇所相安

能致功如此。夫帝王之作，必有神人之助。非德無以建業，非命無以定衆，或以文昭，或以武興，或以聖立，或以人崇。焚魚斬蛇，異功同符。豈非精靈之感哉？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斯之謂乎？蕭曹樊鄴滕灌之屬，謂鄴侯蕭何、平陽侯曹參、舞陽侯樊噲、曲周侯鄴商、禹出西羌。文王汝陰侯滕公、穎陰侯灌嬰也。

生北夷
戴叔鸞傳云：大禹生西羌，帝王世紀曰：伯禹生於石坳。水經注云：禹生于蜀之廣柔縣石紐村。今之石泉縣也。石紐村今之石鼓山，其山朝暮二時有五色霞氣。孟子曰：文王生於岐周。余氏解云：周自古公遷于岐山之下，周原故號岐。周即今鳳翔府岐山縣也。地與畎夷近，故曰北夷。

然聖德高世，有萬人之才，負迭羣之任。迭，通作軼。相遇也。出入祁市，一旦不知返。

數然後終於斯。斯音斯。役而已。僕雖不生長音京京師，才駑音奴下愚，不足以大議，竊者以聞閭里長音掌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溫暖而不靡，器質朴牢而致用，衣足以蔽體，器足以便事。馬足以易步，車足以自載，酒足以合歡，而不湛。音醜樂足以理心，而不淫。入無宴樂，音洛出無佚音逸遊之觀。行即負羸，音縲止作鋤耔。用約而財饒，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華，養生適而不奢。大臣正而無欲，執政寬而不苛。故黎

民寧其性。百吏保其官。建元始崇文修德。天

下又安。其後邪臣各以伎藝虧亂。至治外障

瘴音瘴。山海內興諸利。楊可勝告緡。江充禁服。張

大夫革令。杜周治獄。罰贖科適。微細並行。不

可勝音升載。夏蘭之屬妄擗音博。王溫舒之徒妄

殺。殘吏萌起。擾亂良民。平準書曰。縣官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

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為之。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氏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江充傳曰。上拜充為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

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沒入車馬。令身待比。軍擊匈奴。奏可。食貨志曰。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犯法者衆。吏不能盡誅。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國。舉并兼之徒。守相為利。而御史大夫張湯方貴。用事。咸宣杜周等為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苛刻為九卿。直指夏蘭之屬始出。而大農顏當此之時。百姓不保其首領。豪富異誅矣。

莫必其族姓。聖主覺焉。乃刑戮充等。誅滅殘

賊以殺所戒切。死罪之怨。塞天下之責。故居民

肆然復安。然其禍累世不復。瘡痍至今未息。

故百官尚有殘疾之政。而強宰尚有強奪之心。大臣擅權而斷擊。豪猾多黨而侵陵。富貴奢侈。貧賤篡殺。女紅音工難成而易弊。車器難就而易敗。車不累碁。器不終歲。一車千石。一衣十鍾。常民文杯畫音壞案。几席緝躡音牒婢妾。衣純履絲。匹庶糲音禪飯肉食。里有俗。黨有場。康莊馳逐。窮巷蹋音達鞠。乘耒抱插。躬耕身織者寡。娶要古腰字。歛古本。從容傳白黛青者衆。無而為有。貧而強巨兩切。夸文表無裏。純袴音袴

泉音徒裝生不養去聲

死厚葬。送死殫音丹家。遣女

滿車。富者欲過。貧者欲及。富者空藏去聲。貧者

稱貸。是以民年急而歲促。貧即寡耻。乏即少

廉。此所以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也。反質篇曰。魏文

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李克曰。生於奸邪。淫佚之行。凡奸邪之心。飢寒而起。淫佚者。久飢之詭也。彫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細。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飢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飢寒並至。而能不為奸邪者。未嘗有也。故上不禁伎功。則國貧。民侈。國貧窮者。為奸邪。而富足者。為淫佚。則驅民而為邪也。民以為邪。因以法隨誅之。不赦其罪。則是為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原。人主不塞其本。

而替其末。傷國之道乎。故國有嚴不急之徵。即生前不足疾矣。

散不足第二十九

大夫曰。吾以賢良為少愈。乃反其幽明。若

胡車相隨而鳴。諸生獨不見季夏之蟥。

乎。方言曰。蝮。齊謂之。音聲入耳。秋風至。

而聲無者生無易。音山言。不顧其患。患至

而後默晚矣。

賢良曰。孔子讀史記喟然而歎。傷正德之廢。

君臣之危也。

孔子世家曰。孔子云。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

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

親周。故殷運之三代。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

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

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

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

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

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

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削。子夏之徒。不能贊

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

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夫。音扶。賢人君子。以天下為任者

也。任大者思遠。思遠者忘近。誠心閔悼。惻隱

加爾。故忠。心獨而無累。此詩人所以傷而作。

比干子胥遺身忘禍也其惡音勞勞人若斯之

急安能默乎子路曰夫士欲立身行道無顧

無顧利害然後能行之令狐茂曰子胥盡忠

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

顧鉄鉞之誅以陳其愚詩云憂心如惓不敢

志在匡君安社稷也

戲談孔子栖栖疾固也墨子遑遑閔世也文

曰墨子無黔突孔子無煖席非以貪祿慕位

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修務訓曰孔子

無墨突墨子無煖席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

河蒙耻辱以干世主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

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蓋聞傳書曰神農惟

悴堯瘦臞舜黜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

之憂勞百姓甚矣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

四服不動思慮不用事治求贍者未之聞也

班固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

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是以聖哲

之治栖栖遑遑孔大夫默然

丞相去聲史曰願聞散不足

賢良曰宮室輿馬衣服器械喪祭食飲聲色

-5 228 35 872" data-label="Text">

玩好去聲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故聖人為之制

-45 228 5 872" data-label="Text">

度以坊古防之秦族訓曰良匠不能斲金巧

-85 228 45 872" data-label="Text">

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為器窰木而為

-125 228 85 872" data-label="Text">

舟鑠鐵而為刃鑄金而為鍾因其可也駕馬

-165 228 125 872" data-label="Text">

服牛令雞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

-205 228 165 872" data-label="Text">

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

-245 228 205 872" data-label="Text">

饗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鐘鼓筦絃之音有

-285 228 245 872" data-label="Text">

悲哀之性故有衰經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

-325 228 285 872" data-label="Text">

禮者天地之經也

-365 228 325 872" data-label="Text">

紀綱之始也

-405 228 365 872" data-label="Text">

禮者所以經國也

-445 228 405 872" data-label="Text">

禮者所以節民也

-485 228 445 872" data-label="Text">

禮者所以示尊卑也

-525 228 485 872" data-label="Text">

禮者所以別貴賤也

-565 228 525 872" data-label="Text">

禮者所以明大節也

-605 228 565 872" data-label="Text">

禮者所以修人事也

-645 228 605 872" data-label="Text">

禮者所以立身也

-685 228 645 872" data-label="Text">

禮者所以成俗也

-725 228 685 872" data-label="Text">

禮者所以化民也

-765 228 725 872" data-label="Text">

禮者所以正風也

-805 228 765 872" data-label="Text">

禮者所以美俗也

-845 228 805 872" data-label="Text">

禮者所以養蒙也

-885 228 845 872" data-label="Text">

禮者所以習俗也

-925 228 885 872" data-label="Text">

禮者所以勸善也

-965 228 925 872" data-label="Text">

禮者所以懲惡也

-1000 228 965 872" data-label="Text">

禮者所以定計也

庶人斧成木構而已。今富者其幹增梁。井幹復屋

茨井刻花雕文檻修。雕文。雕鏤文章也。璽音璽憂壁飾。

古者衣服不中去聲制。器械不中去聲用。不粥於

市。王制曰。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

中量。不粥於市。效色。亂正色。不粥於市。今民間雕琢不中去聲之

物。刻畫音無用之器。玩好玄黃雜奇五色繡

衣戲弄。蒲人雜婦。百獸馬戲鬪虎唐錦。音提追

人奇蟲胡妲。古者諸侯不秣馬。天子有命。以

車就牧。庶人之乘者。馬足以代其勞而已。故

行則服扼。止則就犁。今富者連車列騎。驂貳

輜音駟中者微輿短轂。煩尾掌蹄。夫音扶一

馬伏櫪。當去聲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

事。古者庶人耆老而後衣去聲絲。其餘則麻枲

徒音而已。故命曰布衣。及其後則絲裏枲表。直

領無禕。音揮袍合不緣。夫音扶羅統文繡者。人君

后妃之服也。繭紵縑練者。婚姻之嘉飾也。是

以文繪音會薄織。不粥於市。今富者縵繡羅統。

中者素綈音啼錦冰。常民而被后妃之服。褻人

而居婚姻之飾。夫扶音純素之賈倍縑。縑之用

倍純也。古者推車無柔。棧湛音輿無植。及其後

木軫零音不衣。長轂數幅。蒲薦苙立音蓋。蓋無染

絲之飾。大夫士則單複木具。盤韋柔革。常民

染輿。大軫蜀輪。今庶人富者銀黃華左搔結

綏韜杠。中者錯鑿鹿音塗采珥二音。斬飛鈴。古者

鹿裘皮冒。蹄足不去。及其後大夫士狐貉縫

腋。羔麕豹祛。庶人則毛絺庫音。衾音。形音。樸。羝

皮傳。今富者麗音。鼯音。狐白鳧翦音。中者罽

計音衣。金縷。燕音。鼯音。代黃。古者庶人賤。騎繩控

革鞮低音。皮薦而已。及其後革鞍。鼯音。成鐵鑿

不飾。今富者鞮劇音。耳銀鑷音。鞮音。黃金琅勒

罽計音。繡音。弁音。汗音。垂珥二音。胡鮮。中者染韋。紹系

采畫壞音。暴乾。古者汗尊。坏飲。蓋無爵觴。樽音

及其後庶人器用。即行柳陶瓠而已。唯瑚璉

觴豆。而後彫文彤漆。今富者銀口黃耳。金罍

玉鍾。中者舒玉紵器。金錯蜀杯。夫扶音一文杯

得銅杯十。賈通作賤。而用不殊。箕子之譏。始

禮記卷之六

六

在天子。今在匹夫。

宋世家曰。紂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為玉

杯。為杯則必思遠。方珮怪之物而御之。與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韓非子曰。昔者

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以為象箸必不加於土。必將犀玉之杯。象箸必不美菽藿。則

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故箕子見象箸。以知

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古者燔黍食稗而

燁。畢音豚。以相饗。其後鄉人飲酒。老者重豆。少

者立食。一醬一肉。旅飲而已。及其後賓婚相

召。則豆羹白飯。蒸膾熟肉。今民間酒食。殺旅

重疊。燔炙滿案。臠音如。鼈膾腥麕卵鶉。純音鳥。晏音

橙拘。鮐音豐。音禮。醢音海。醢音希。衆物雜味。古者庶

人春夏耕耘。秋冬收藏。昏晨力作。夜以繼日。

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

百穀。非臠音婁。臘不休息。非祭祀無酒肉。今賓

昏酒食。接連相因。折醒什半。棄事相隨。慮無

乏日。古者庶人糲食藜藿。非鄉飲酒。臠祭

祀無酒肉。故諸侯無故不殺牛羊。大夫士無

故不殺犬豕。王制曰。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

庶人無故不食珍。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

今閭巷縣伯阡伯屠沽。無故意殺。

相聚野外。負粟而往。挈肉而歸。夫音夫一豕之

肉。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當去聲丁男半月之

食。古者庶人魚菽之祭。春秋修其祖祠。士一

廟。大夫三。以時有事于五祀。月令曰。孟春之

祀竈。中央祀中霤。孟秋祀蓋無出門之祭。今

富者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舞像。中

者南居當路。水上雲臺。屠羊殺狗。鼓瑟吹笙。

貧者雞豕五芳。衛保散臘。傾蓋社場。古者德

行去聲求福。故祭祀而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

希。今世俗寬於行去聲而求於鬼。怠於禮而篤

於祭。媢音媢親而貴勢。至妄而言日。聽馳音移言

而幸得。出實物而享虛福。古者君子夙夜孳

孳。思其德。小人晨昏孜孜。思其力。故君子不

素食。小人不空食。世俗飾偽行詐。為去聲民巫

祝。以取釐謝。堅頷音頷健舌。或以成業致富。故

憚事之人。釋本相學。是以街巷有巫。閭里有

祝。古者無杠。構音構之寢。牀音移之案。及其後

世。庶人即采木之杠。葉華之構。士不斤成。大

禮記卷之六

夫葦莞而已。今富者黼黻幃幄。塗屏錯跗。夫音

中者錦綈音。高張采畫音。丹漆。古者皮毛草

蓐。無茵席之加。旃音。蒨音之美。及其後大夫

士復薦草。綠蒲平。單莞。庶人即草蓐。索經。單

藺音。蘧音。蔕音而已。今富者繡茵翟柔。蒲子

露林。中者獾皮代旃。音。闌音。坐平莞。古者不

粥。絀不市食。及其後則有屠沽。沽酒市脯魚

鹽而已。今熟食徧列。殺施成市。作業墮怠。食

必趣時。楊豚韭卵。狗脂音。馬腹音。煎魚切肝。

羊淹雞寒。蜩馬駱日。蹇音。捕庸脯。肺音。羔豆

賜。鷺音。臄音。鴈羹。自鮑甘瓠。熱梁和炙。古者

土鼓。缶音。枹音。擊木拊音。石以盡其歡。明堂

土鼓。黃桴。葦箛。伊耆氏之樂也。齊俗訓曰。古者非不能陳鍾鼓。盛筦簫。揚干戚。奮羽旄。以爲費財亂政。制樂足以合歡。宣意而已。喜不羨於音也。及其後卿大夫

有管磬。士有琴瑟。往者民間酒會。各以黨俗。

彈箏鼓缶音。而已。無要妙之音。變羽之轉。

今富者鍾鼓五樂。歌兒數曹。中者鳴竽調瑟。

鄭僂趙謳。古者瓦棺容尸。木板聖音。周足以

禮記卷之七

三

收形骸藏髮齒而已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反壤樹之哉。齊俗訓曰。古者非不能竭國靡民。虛府殫財。含珠鱗。施綸組。節以為窮民絕業。而無益於槨骨腐肉也。故葬禮足以收斂。蓋藏而已。昔舜葬蒼梧之野。商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之山。農不易其畝。明乎死生之分。通乎侈儉之適者也。

及其後桐棺不衣。采棺不斲。音卓今富者繡牆題湊。音騰。題湊。棺木內向也。中者梓棺槨

棹。貧者畫荒衣袍。繒囊緹音提橐。古者明器有

形無實。示民不用也。檀弓曰。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

竿笙備而不和。有鍾磬而無篋簾。其曰明器。神明之也。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小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孔子謂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物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備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及

其後則有醯音希醢音海之藏。桐馬偶人。彌祭其

物不備。今厚資多藏。器用如生人。郡國繇音遙吏。素桑椹音桑上。偶車。櫓輪。匹夫無貌。領桐人

衣去聲。純音丸。緜音提。古者不封不樹。反虞祭於寢。

無檀宇之居。廟堂之位。易曰：古之葬者，厚衣封不樹，喪期無數。及其後則封之。庶人之墳，半仞。其

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去聲增樓。中者祠堂屏閣，垣闕音愚。

音愚。顏師古曰：不愚，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列垣墉之處。其形不愚然也。劉熙曰：不復也。不愚，思也。言臣將請事於此，復思也。蘇鴉曰：按不愚，思也。四形，不思是聲，不浮也。思，絲也。謂織絲之文，輕疎浮虛之貌。蓋宮殿簷戶之間也。古者鄰有喪，春不相

杵，巷不歌，誼曲禮曰：適墓不登壟，助葬必執紼。不歌，入臨不翔，當食不歎，起有喪春不相。

由徑送葬，不辟塗潦。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臨樂不歎。孔子食於有

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今俗因人之喪，以求酒肉，幸與小坐，而責辨歌

舞俳音排優，連笑伎音至戲。古者男女之際尚矣，嫁娶之服，未之以記。及虞夏之後，蓋表布內

絲，骨笄音記象珥音二封君夫人加錦尚褻而已。今富者皮衣朱貉，繁露環珮。中者長裾交禕，

揮音璧端簪珥音二。古者事生盡愛，送死盡哀。故聖人爲制節，非虛加之。檀弓曰：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

子游曰。有亡烏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歛首足形。還葬懸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幣者。則稱以為孝。顯名立於世。光榮著於俗。故黎民相慕效。至於廢屋賣業。古者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後士一妾。大夫二。諸侯有姪姊九女而已。今諸侯百數。卿大夫十數。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曠怨。失時。男或放死無匹。古年凶年不備。豐年補敗。仍舊貫而不改作。

今工異變而吏殊心。壞敗成功。以匿厥意。意極乎功業。務存乎面目。積功以市譽。不恤民之急。田野不辟。而飾亭落。邑居丘墟。而高其郭。古者不以人力徇於禽獸。不奪民財以養狗馬。是以財衍而力有餘。今猛獸奇蟲。不可以耕耘。而令當耕耘者養食之。百姓或短褐不完。而犬馬衣去聲文繡。黎民或糠糟不接。而禽獸食肉。雜事篇曰。昔者燕相得罪於君。將出者乎。三問。諸大夫莫對。燕相曰。嘻。亦有士之不足養也。大夫有進者曰。亦有君之不能

養士安有士之不足養者。凶年飢歲。士糟粕不厭。而君之犬馬有餘穀粟。隆冬烈寒。士短褐不完。四體不蔽。而君之臺觀。惟嫌錦繡。隨風飄飄而弊。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施君之所輕。而求得士之所重。不亦難乎。燕相遂斬。遁逃不復敢見。古者人君敬事愛下。使民以時。天子以天下為家。

臣妾各以其時共供公職。古今之通義也。王符

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兆民為子。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飢。一婦不織。天下受其寒。一夫不耕。百人食之。一婦不織。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是故明主之養民。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防萌。以斷其邪。故易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然而復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恣也。今縣官多畜奴婢。坐稟衣食。私作

產業為姦利。力作不盡。縣官失實。百姓或無

斗筲之儲。官奴累百金。黎民昏晨不釋事。奴

婢垂拱遨遊也。垂拱。言晏安無事。垂衣拱手而已。古者親近

而疏遠。貴所同而賤非類。不賞無功。不養無

用。今蠻貊無功。縣官居肆。廣屋大第。坐稟衣

食。百姓或旦暮不澹。古。蠻夷或厭酒肉。黎

民泮汗力作。今蠻夷交脛肆踞。古者庶人鹿

菲草艾。音。技。音。縮。音。尚。音。韋。音。而。音。已。及其後則綦。音。下

不借。鞞。音。漫。音。韞。音。低。音。革。音。為。音。今。富。音。者。音。革。音。中。音。名。音。工。音。輕。音。靡

使容純九音裏糾音下越端縱緣中者鄧里間

作崩快音苴音秦堅音婢妾韋沓絲履走者茸音

芟音狗官古聖人勞躬養神節欲適情尊天

敬地履德行仁是以上天歆焉永其世而豐

其年故堯秀眉高彩享國百載修務解曰堯

帝之女寄伊長孺家年二十無夫出觀於河

有赤龍負圖而至曰赤龍受天下之圖有人

赤衣光面八彩鬚鬚長赤帝起成元寶奄然

陰雲赤龍與慶都合而生堯帝如圖故晉有

八彩及秦始皇覽怪迂信機音祥使盧生求

衣門高徐沛等入海求不死之藥當此之時

燕齊之士釋鋤表爭言神仙方士於是趣咸

陽者以千數言仙人食金飲珠然後壽與天

地相保於是數音巡狩五嶽濱海之館以求

神仙蓬萊之屬數音幸之郡縣富人以貲音

佐貧者築道旁其後小者亡逃大者藏匿吏

捕索掣音頓音釋名曰掣制也制不以道理名

宮之旁廬舍丘落無生苗立樹百姓離心怨

思者十有半半一作九封禪書曰自齊威宣

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

之運及秦帝而齊人秦之故始皇采用之而

五經詩卷一

三

為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齋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恒山。從上黨歸。後二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丘崩。反質篇曰。秦始皇既兼天下。大修靡。即位三十五

年。猶不息。治大馳道。從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厭先王宮室之小。乃於豐鎬之間。文武之處。營作朝宮。渭南山林死中。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不可建五丈旗。周為閣道。自殿直抵南山之嶺。以為闕。為複道。有阿房度渭水。屬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管室也。又與驪山之役。錮三泉之底。關中離宮三百所。關外四百所。皆有鍾磬帷帳。婦女倡優。立石闕東海上。胸山界中。以為秦東門。於是方士韓客侯生。齊客盧生。相與謀曰。當今時不可以居。上樂以刑殺為成。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以慢欺。而取容諫者。與亡去。始道滋甚。吾黨久居且為所害。乃相爵而事之。今乃誹謗我。吾聞諸生多為妖言。以亂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諸生。諸生傳相告。犯法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盧生不得而

侯生後得。始皇聞之。召而見之。升阿東之臺。臨四通之街。將數而車裂之。始皇望見侯生。大怒曰。老虜不良。誹謗而主。迺敢復見我。侯生至。仰臺而言曰。臣聞知死必勇。陛下肯聽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言之。侯生曰。臣聞禹立。誹謗之木。欲以知過也。今陛下奢侈。失本。淫泆趨末。宮室臺閣。連屬增累。珠玉重寶。積襲成山。錦繡文綵。滿府有餘。婦女倡優。數巨萬人。鍾鼓之樂。流漫無窮。酒食珍味。盤錯於前。衣服輕煖。與馬文飾。所以自奉。麗靡爛熳。不可勝極。黔首匱竭。民力單盡。尚不自知。又急誹謗。嚴威克下。下皆上聳。臣等故去。臣等不惜臣之身。惜陛下國之亡耳。聞古之明王。食足以飽。衣足以暖。宮室足以處。與馬足以行。故上不見棄於天下。下不見棄於黔首。堯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土階三等。而樂終身者。以其文采之少。而質素之多也。丹朱傲虐。好慢淫。不修理化。遂不以升。今陛下之淫。萬

丹朱而于昆吾桀紂。臣恐陛下之十七也。而曾不一存。始皇默然久之。曰。如何不早言。侯生曰。陛下之意。方乘青雲。飄搖於文章之觀。自賢自健。上侮五常。下凌三王。棄素樸。就末技。陛下亡徵見久矣。臣等恐言之無益也。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必死。故為陛下陳之。雖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變乎。侯生曰。形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堯與禹乎。不然。無異也。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變之不能存也。始皇喟然而嘆。遂釋不誅。後書曰。享三年。始皇崩。二世即位。三年而秦亡。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故聖人非仁義不載於已。非正道不禦於前。是以先帝誅文成五利等。谷永曰。明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諸昔仁

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獲。填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或衆。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言。封禪書曰。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幸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偽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樂大因樂成侯見求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堯樂大大說。大為人長美言。多方畧。而敢為

大言。處之不疑。是時上方憂河決。有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其後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多不雙。陛下建學官。親近忠良。欲以絕怪惡之端。而昭至德之塗也。宮室奢侈。林木之蠹音姪也。器械雕琢。財用之蠹音姪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蠹音姪也。狗馬食人之食。五穀之蠹音姪也。口腹縱恣。魚肉之蠹音姪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音姪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音姪也。喪祭無度。傷生之蠹音姪也。諺曰。蠹衆而木折。隙大而墻壞。墮成變故。傷功。工商上通。傷農。故一杯捲用百人

五經論卷之二

三

之力。一屏風就萬人之功。其為害亦多矣。目
修於五色。耳營於五音。體極輕薄。口極甘脆。
翠音功積於無用。財盡於不急。口腹不可為多。
故國病聚不足。即政怠。人病聚不足。則身危。
傳曰。福生於無為。而患生於多欲。知足然後
富。從之。德宜君人。然後貴。從之。故貴爵而賤
德者。雖為天子不尊矣。貪物而不知止者。雖
有天下不富矣。夫土地之生不益。山澤之出
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之物。挾百倍之
欲。而求有盡之財。是桀紂之所以失其位也。

救匱第三十

丞相去聲史曰。治聚不足奈何。

賢良曰。蓋橈音枉者過直。橈通作救文者以

質。昔者晏子相去聲齊。一狐裘三十載。故民奢

示之以儉。民儉。示之以禮。曾子曰。晏子可謂

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

及墓而反。國君七個。遣車七乘。大夫五個。遣

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耻

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方今公卿大夫子孫。誠能節車輿。適衣服。躬

親節儉。率以敦朴。罷園池。損田宅。內無事乎

市列。外無事乎山澤。農夫有所施其功。女紅

音有所粥其業。如是則氣脉和平。無聚不足

之病矣。反質篇曰。齊桓公謂管仲曰。吾國甚小而財用甚少。而羣臣衣服輿馬甚汰。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臣聞之。君嘗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之食也。必桂之漿。衣練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羣臣之所奢大也。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桓公曰。善。於是更制練帛之衣。太帛之冠。朝一年而齊國儉也。

大夫曰。孤子語孝。甃音壁者語杖。貧者語仁。

賤者語治。議不在已者易稱。去聲從旁議者

易是。其當局則亂。故公孫弘布被。倪寬練

袍。衣若僕妾。食若庸夫。淮南逆於內。蠻夷

暴於外。盜賊不為禁。奢侈不為節。若疫疠

之巫。徒能鼓口耳。何散不足之能治乎。

賢良曰。高皇帝之時。蕭曹為公。滕灌之屬為

卿。濟濟然斯則賢矣。文景之際。建元之始。大

臣尚有爭。去聲引守正之義。自此之後。多承意

從欲。少敢直言面議。而正刺。因公而徇私。故

武安丞相也。田蚡訟園田。爭曲直。人主之前。夫

扶音九層之臺。一傾。公輸子不能正。本朝音一

邪。伊望不能復。故公孫丞相倪大夫側身行

道。分祿以養賢。卑已以下士。功業顯立。日力

不足無行人子產之繼而葛繹彭音彭侯之等

傳曰公孫賀為丞相封葛繹侯劉屈氂為左丞相封澎侯墮壞其緒紕音避

亂其紀毀其客館議堂以為馬廐婦舍無養

士之禮而尚驕矜之色廉耻陵遲而爭於利

矣西京雜記曰平津侯自布衣為宰相乃開東閣營客館以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

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材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

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十五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

士之館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公孫弘傳曰特上方興功業屢舉賢良弘自見

為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

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凡為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

位其後李蔡嚴青翟趙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為丞相自蔡至慶丞相館舍丘虛而已

至賀屈氂時壞以為馬廐車庫奴婢室矣故良田廣宅民無所之

不耻為利者滿朝音朝市列田畜者彌郡國橫

暴掣音徹頓大第巨舍之旁道路且不通此固

難醫而不可為工大夫勃然作色默而不應

鹽鐵鍼石第三十一

丞相去聲史曰吾聞諸鄭長音掌孫曰君子正

顏色則遠暴嫚出辭氣則遠鄙倍矣故言

可述行可則此有司夙昔所願覩也若夫

音扶劔客論博奕辯盛色而相蘇秦立權以

不相假使有司不能取賢良之議而賢良

文學被不遜之名竊為諸生不取也公孫

龍有言曰論之為道辯故不可以不屬意

屬去聲意相寬顏師古曰屬意猶言注意也相寬其歸爭

爭而不讓則入於鄙今有司以不仁又蒙

素飡無以更責雪耻矣顏師古曰素空也素飡者德不稱官

空當食祿縣官所招舉賢良文學而及親民偉

仕亦未見其能用鍼音針石而醫百姓之疾

也

賢良曰賈生有言曰懇言則辭淺而不入深

言則逆耳而失指故曰談何容易談且不易

而况行之乎此胡建所以不得其死而吳得

幾不免於患也胡建傳曰胡建為渭城令治甚有聲值昭帝幼皇后父上

官將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驕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藏

公主廬吏不敢捕渭城令建將吏卒圍捕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犇射

追吏吏散走主使僕射劾渭城令游徽傷主家奴建報亡它坐蓋主怒使人上書告建侵



辱長公主。射甲舍門。知吏賊傷奴。辟報故不窮審。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語曰。五盜執一良民。稱冤。至今渭城立其祠。

人枉木惡直繩。說山訓曰。衆曲不容直。衆枉不容正。故人衆則食狼。狼衆則食人。今欲下鍼石。通關鬲。則恐有盛胡之

累。懷鍼音音橐音音艾。則被不工之名。狼跋其胡。載躓其尾。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狹耳。此子

石所以歎息也。雜言曰。子石登吳山而四望。喟然而歎息曰。嗚呼。悲哉。世有明於事情。不合於人心者。有合於人心。不明於事情者。弟子問曰。何謂也。子石曰。昔者吳王夫差不聽伍子胥盡忠極諫。決目而辜。太宰嚭公孫維。偷合苟容。以順夫差之志。而

伐吳。二子沉身江湖。頭懸越旗。昔者費仲惡來。革長鼻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

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頭足異所。比干盡忠。剖心而死。今欲明事情。恐有抉目剖心之禍。欲合人心。恐有頭足異所之患。由是觀之。君子道狹耳。誠不逢其明主。狹道之中。又將險危閉塞。無可從出者。子石公孫龍也。

除狹第三十二

大夫曰。賢者處大林。遭風雷而不迷。舜典曰。納

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愚者雖處平敞。音音大路。猶暗惑焉。今守相去聲親剖符贊拜。蒞一郡之衆。

古方伯之位也。受命專制。宰割千里。不御



於內善惡在於已已不能故耳道何狹之有哉

賢良曰古之進士也鄉擇而里選論其才能

然後官之勝音升職任然後爵而祿之王制曰大樂正

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

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故士修之鄉曲

升諸朝音潮廷行之幽隱明足顯著疏遠無失

士小大無遺功是以賢者進用不肖者簡黜

傳曰王者之論德也而不尊無功不官無德不誅無罪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故上賢使能

而等級不踰折暴禁悍而刑罰不過百姓曉然皆知夫為善於家取賞於朝也為不善於

幽而蒙刑於顯夫是之謂定論是王今吏道

壅而不選古作通富者以財賈音古官勇者以死

射功戲車鼎躍咸出補吏衛綰傳曰以戲車為郎顏師古曰若

今之弄車之技也累功積日或至卿相去聲垂青繩擗

音灌銀龜擅殺生之柄專萬民之命弱者猶使

羊將狼也其亂必矣強者則是予狂夫利劍

也必妄殺生也酷吏傳曰寧成家居上欲以

山東為小吏時寧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為關都尉主

術訓曰。不仁而有勇力果敢。則狂而操利劍。不知而辨慧懷給。則棄驥而不式。雖其材能。其施之。不當其處。之不宜。適足以轉偽飾非。伎藝之衆。不如其寡也。故有野心者。不可借便勢。有愚質者。是以往者。郡國黎民相乘而不可與利器。

不能理。或至鋸頸殺不辜。而不能正。執綱紀。非其道。蓋博亂愈甚。古者封賢。祿能。不過百里。百里之中。而為都。疆垂不過五十。猶以為一人之身。明不能照。聰不得達。故立卿大夫士。以佐之。而政治乃備。今守相或無古諸侯之賢。而蒞千里之政。主一郡之衆。施聖主之德。

擅生殺之法。至重也。非仁人不能任。非其人

不能行。一人之身。治亂在已。千里與之轉化。

不可不熟擇也。管子曰。堯舜之民。非生而治。在上。商君曰。善治者。使盜跖。非生而亂。故治亂

可信。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故人主有私人

以財。不私人以官。韓嬰曰。明主有私人。以百

事業。者何也。曰。本不利。所私也。彼不能而主

使之。是闇主也。臣不能而為之。是詐臣也。主

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日矣。俱害之道也。故惟明主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

懸賞以待功。序爵以俟賢。舉善若不足。黜惡若仇讐。固為去聲其非功而殘百姓也。夫音扶傳

輔音主德開臣途在於選賢而器使之擇揀守

相然後任之其樂毅曰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

故察能而授官者成韓非子曰夫物者有所宜材

者立名之士也韓非子曰夫物者有所宜材

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為使雞司夜

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秦族訓曰或輕

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無也

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

其有故勇者可令進關而不可令持牢重者

不可令埴固而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進取而

不可令守職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進取

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五者相反聖

人兼用而財使之夫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

生一類海不讓水澆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

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

其餘則所得者鮮而所治者淺矣道應訓曰

聖人之處世不遺有技能之士老子曰人無

棄人物無棄物主術訓曰積力之所舉無不

勝也衆智之所為無不成也聾者可令唯筋

而不可使有聞也暗者可令守圍而不可使

鹽鐵論卷之七

鹽鐵論卷之七

三

鹽鐵論卷之八

鹽鐵論卷之八

漢 汝南 桓 寬 撰

明 雲間 張之象 註

疾貪第三十三

大夫曰。然為醫以拙矣。又多求謝。為吏既多不良矣。又侵漁百姓。顏師古曰。侵漁。言侵奪百姓。若漁者之取魚也。長吏厲諸小吏。厲。病也。小吏厲諸百姓。故不患擇之不熟。而患求之與得異也。不患其不足也。患其貪而無厭也。

鹽鐵論卷之八

五經言卷八

賢良曰古之制爵祿也。卿大夫足以潤賢，厚

士足以優身及黨。庶人為官者，足以代其耕

而食其祿。管子曰：爵不尊，祿不重者，不與圖

是故先王制軒冕，足以其道為未可以求之也。

爵祿足以守其服，不求其親，使君子食於道。

小人食於力。今小吏祿薄，郡國繇役遠至三輔。

粟米貴，不足相澹。古瞻字。常居則匱於衣食，有

故則賣畜粥業，非徒是也。繇吏相遺，官庭攝

追。小計權吏行施乞貸，長吏侵漁，上府下求

之縣，縣求之鄉，鄉安取之哉。荀悅曰：先王之

代耕，上足以充祀，故食祿之家不與下民爭

利，所以厲其公義，塞其私心。其或犯逾之者，

則繩以政法。是以君子慕義，小人無怨。若位

苟祿薄，外而不充，憂匱是郵。所求不贍，則私

利之制萌矣。故而聽之，則貪利之心濫矣。以

法繩之，則下情怨矣。故位必稱德，祿必稱爵。

故一物而不稱，亂之道也。今漢之賦祿薄而

吏非員者衆，在位者貪於財產，規奪官民之

利，則殖貨無厭，奪民之利，不以為耻。是以清

節毀傷，公義損缺。富者比公室，貧者匱朝夕，

非為所語曰：貨賂下流，猶水之赴下，不竭

不止。今大川江河飲巨海，巨海受之而欲谿
谷之讓流，潦百官之廉，不可得也。夫欲影
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曾子曰：響不辭聲，鑑不辭

管子論第八

二

88

形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夫行非為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為響也。而響和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隨之。主術訓曰。君人者其猶射者乎。於此毫末。於彼尋丈矣。故慎所以感之也。夫榮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鄒忌一徽而威王終夕悲。感于憂。動諸琴瑟。形諸聲音。而能使人為之哀樂。縣法設賞。故貪鄙在而不能移風易俗。其誠心弗施也。

率不在下。教訓在政不在民也。主術訓曰。通於本者不亂。於末。觀於要者不惑。於詳。是故有諸已。不非諸人。無諸已。不求諸人。所立於下者。不廢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劉峻曰。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結中庸。在於所習。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

鮒魚芳蘭。入而自變。

大夫曰。賢不肖有質。而貪鄙有性。君子內

潔已而不能純教於彼。故周公非不正管

蔡之邪。子產非不正鄧皙之偽也。韓嬰曰。客有見

周公者。應之於門。曰。何以道旦也。客曰。在外。即言外。在內。即言內。入乎。將母。周公曰。請入。客曰。立。即言義。坐。即言仁。坐乎。將母。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則翕翕。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母。周公唯唯。且也。踰明日與師而誅管蔡。故客善以不言之說。周公善聽不言之說。若周公可謂能聽微言矣。故君子之告人也。微其救人之急也。婉。詩曰。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鴻烈解曰。鄧皙教鄭人以訟。訟不俱回。子產誅之也。許慎曰。鄧皙詭辨。姦人之雄也。子產誅之。故姦止也。傳曰。鄭駟。逆殺鄧皙。而用其竹刑。鄧皙制刑。

書之於竹。鄭國用之。不以人廢言也。夫音扶內不從父兄之教。

外不畏刑法之罪。周公子產不能化必也。

今一二則責之有司。有司豈能縛音房入其

手足而使之無為非哉。

賢良曰。駟馬不馴音巡御者之過也。百姓不治。

有司之罪也。主術訓曰。人主之立法。先自為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禁

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今夫御者。馬體調于

車。御心和于馬。則歷險致遠。進退周游。莫不

如志。雖有騏驥駉駉之良。臧獲御之。則馬反

自恣。而人弗能制矣。故治者不貴其自是。而

貴其不得為非也。故曰。勿使可欲。毋曰弗求。

勿使可奔。毋曰不爭。如此。則人材釋而公道

行矣。聖主之治也。其猶造父之御乎。齊輯之

于轡銜之際。而急緩之于脣吻之和。正度于

胃臆之中。而執節于掌握之間。內得于心中。

外合于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

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體離車

輿之安。而手失駟馬之心。春秋刺譏不及庶

人。責其率也。故古者大夫將臨刑。聲色不御。

刑以當矣。猶三巡而嗟嘆之。其耻不能以化

而傷其不全也。王制曰。刑者。例也。例者。成也。

也若此則何以爲民父母康誥曰若保赤子孟子曰彼有取爾

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又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作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無惻隱之心非人也故君子

急於教緩於刑刑一而正百殺一而慎萬是

以周公誅管蔡而子產誅鄧皙也指武篇曰齊人王滿

生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

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曰敬從布席周公不導坐王滿生曰言大事者

坐言小事者倚今言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導坐王滿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滿

生曰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無言乎周公俛念有頃不對王

滿生籍筆牘書之曰社稷且危傳之於齊周公仰視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

呂氏春秋曰子產治鄭鄧皙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襦

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爲是以是爲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所欲勝因勝所

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口謹譁子產患之於是殺鄧皙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令

乃行汜論曰善賞者費少而勸衆善罰者刑省而姦禁故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因民

之所惡以禁姦故賞一人而天下譽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不費至刑不濫孔子

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子產誅鄧皙刑誅而鄭國之姦禁以近論遠以小知大也刑誅

一施民遵禮義矣夫扶音上之化下若風之靡

草無不從教何一一而縛之也泄洽曰夫上之化下猶風

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為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

後刑第三十四

大夫曰古之君子善善而惡音惡人君不

畜惡民農夫不畜無用之苗叢談曰父不能愛無益之

子君不能愛不軌之民曹植曰唐堯至仁不能容無益之子湯武至聖不能養無益

之無用之苗苗之害也無用之民民之賊

也鉏音鉏一害而衆苗成刑一惡而萬民說

音悅王符曰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管子曰先王者為民興利除害故

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者也所謂除害者禁吉農者也兵略訓曰治國者若耨田去害田者而已今沐者墮髮而猶為之不已以其所去者少所利者多也

雖周公孔子不能釋刑而用惡家之有鉏

音音子器皿不居况鉏音民乎指武篇曰昔堯誅四凶以

懲惡周公殺管蔡以弭亂子產殺鄧皙以威侈孔子斬少正卯以變衆佞賊之人而不誅亂之道也易曰不威小不懲大此小人之福也民者教於愛而

聽刑故刑所以正民鉏音所以別苗也韓

子曰夫惜草茅者害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為治也

也此非所以為治也

賢良曰古者篤教以導民明辟以正刑刑之

於治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而御有

策而勿用聖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施

故威厲而不殺刑設而不犯白虎通曰刑罰者五帝之鞭策

也覽冥訓曰鉗且大丙不施轡銜而以至德遺聞於天下伏戲女媧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

於後世仲尼曰至刑無所用刑今廢其紀綱而不能

張壞其禮義而不能坊古防字民陷於罔從而

佩之以刑是猶開其闌牢發以毒矢也不盡

止詩傳曰孔子曰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

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

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

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瞻言顧之潛焉

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夫散其本教而待之刑辟猶決其牢而發以毒矢也亦

不哀乎故曰未可殺也昔者先王使民以禮譬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今猶無轡銜而鞭

策以御也欲馬之進則策其後欲馬之退則策其前御者以勞而馬亦多傷矣今猶此也

上憂勞而民多罹刑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為上無禮則不免乎患為下無禮則不免

乎刑上下無禮胡不遄死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

得其情即哀矜而勿喜夫音不傷民之不治

而伐已之能得茲猶弋者覩鳥獸挂卦音尉尉音

羅而喜也孔融曰古者敦龐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

之末世凌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

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今天下之被誅者不必有

管蔡之邪鄧皙之偽恐苗盡而不別民欺而

不治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故

民亂反之政政亂反之身身正而天下定道應

訓曰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

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是以君子善故老子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也

嘉善而矜不能恩及刑人德潤窮夫施惠說

悅音爾行刑不樂音也

授時第三十五

大夫曰共其地居是世也非有災害疾疫

獨以貧窮非惰則奢也無奇業旁入而猶

以富給非儉則力也今日施惠說音爾行

刑不樂音則是閔無行去聲之人而養惰奢

之民也故妄予不為惠惠惡者不為仁非韓

子曰。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無饑饉疾疫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惰也。侈而惰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徵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惰也。而欲民之力。儉而與侈惰也。而欲民之力。作而節用。不可得也。

賢良曰。三代之盛。無亂萌。教也。夏商之季。世

無順民俗也。韓非子曰。夫堯生在上位。雖十

生在上。雖有十堯舜而不能治者。勢治也。桀紂亦

穆曰。時敦俗美。則小人守正。利不可誘也。時

否俗薄。雖君子為邪。義不能止也。揚恪曰。堯

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

是以王者設庠序。明教化。以坊古防道其民。

及政教之洽。性仁而喻善。詩曰。皎皎練絲。在

謂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儒林傳曰。三

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勸

學行禮。崇化厲賢。以故禮義立。則耕者讓於

野。禮義壞。則君子爭於朝。音潮人爭則亂。亂則

天下不均。故或貧或富。富則仁生。澹古澹則

民爭止。昏暮叩人門戶。求水火。貪夫不恡。音吝

何則。所饒也。夫音扶為政而使菽粟如水火。民

安有不仁者乎。韓非子曰。夫山居而谷汲者。

者。買庸而決竇。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饑。穰歲

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

實異也。是以古人易財也。非仁也。財多也。今

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齊俗訓曰。夫民有餘

臣或論卷八

即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
門求水火莫弗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
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贍
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菹子利不足也劉氏
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故世治則小人守
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務而法弗
能禁也

大夫曰博戲馳逐之徒皆富人子弟非不
足者也故民饒則僭侈富則驕奢坐而委

音透蛇起而為非未見其仁也夫音扶居事

不力用財不節雖有財如水火窮乏可立
而待也有民不畜有司雖助之耕織其能

足之乎

賢良曰周公之相去聲成王也百姓饒樂音洛國

無乏人非代之耕織也易其田疇薄其稅斂

則民富矣上以奉君親下無饑寒之憂則教

可成也傳曰夫百姓內不乏食外不患寒則可教御以禮義矣語曰既

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

從義而從善莫不入孝出悌夫音扶何奢侈暴

慢之有孔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

有遜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甫刑

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
 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
 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
 詠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
 之不足。故詠歌之。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
 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嘆其
 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惡乎不行。
 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
 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仁人之
 德教也。誠惻隱於中。惻惻於內。不能已於其
 心。故其治天下。也。如救溺人。今時雨澍音澍。澍時雨生也。如救溺人。種
 懸而不得播。秋稼零落乎野。而不得收。田疇
 赤地。而停落成市。發春而後懸青幡音番。而策
 土牛。殆非明主勸耕稼之意。而春令之所謂
 也。

水旱第三十六

大夫曰。禹湯聖主。后稷伊尹。賢相也。而
 有水旱之災。水旱天之所為。饑穰陰陽之
 運也。非人力。故太歲之數。在陽為旱。在陰
 為水。天文訓曰。八尺之景。脩徑尺五寸。景脩則陰氣勝。景短則陽氣勝。陰氣勝則為水。陽氣勝則為旱。六歲一饑。十二歲一荒。天道
 固然。殆非獨有司之罪也。
 賢良曰。古者政有德。則陰陽調。星辰理。風雨

時故循行於內。聲聞於外。為善於下。福應於

天。亢倉子楚曰。水陰沴也。陰於國政。類刑。人事類。盈。楚以為凡遭水旱。天子宜正刑修德。百官宜去私戒盈。則以類而消。百福日至矣。周

公載紀。而天下太平。國無天傷。歲無荒年。當

此之時。雨不破塊。風不鳴條。旬而一雨。雨必

以夜。無丘陵高下皆熟。傳曰。國無道。則飄風厲疾。暴雨折木。陰陽

錯氛。夏寒冬溫。春熱秋榮。日月無光。星辰錯行。民多疾病。國多不祥。羣生不壽。而五穀不登。當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羣生遂。萬物

寧。故曰。其風治。其樂連。其驅馬舒。其民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好。董仲舒曰。太平之世。則

莖而巳。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寒望。浸淫被泊而已。雪

不封條。凌珍毒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為慶。三色而不成。露則結味而成甘。結潤而成膏。此

聖人之在上。則陰陽和。風雨時也。論衡曰。太平瑞應。山出車。澤出馬。男女異路。市無二價。

耕者讓畔。斑白不提挈。關梁不閉。道不虜掠。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尚

書大傳曰。成王時。越裳重譯而來朝。曰。久矣。天之無烈風。迅雨。意中國有聖人乎。詩

曰。有渰音掩萋萋。興雨祁祁。今不省其所然而

曰。陰陽之運也。非所聞也。孟子曰。野有餓殍。

不知收也。狗豕食人食。不知檢也。為民父母。

民饑而死。則曰。非我也。歲也。何異乎以刃殺

民饑而死。則曰。非我也。歲也。何異乎以刃殺

之。則曰非我也。兵也。方今之務。在除饑寒之患。罷鹽鐵。退權利。分土地。趣本業。養桑麻。盡地力也。寡功節用。則民自富。如是。則水旱不

能憂。凶年不能累也。周書曰。天有四殃。水旱。飢。荒。其至無時。非務積

聚。何以脩之。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飢。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飢。臣妾輿馬非其有也。戒之哉。弗思弗行。至無日矣。不明開塞禁舍者。其如天下何。人各修其學。而尊其名。聖人制之。故諸橫生。盡以養從生。從生盡以養一丈夫。無殺天胎。無伐不成材。無墮四時。

大夫曰。議者貴其辭約。而指明。可於衆人

之聽。不至繁文稠辭。多言害有司。化俗之

計。而家人語陶朱為生。本末異徑。一家數

事。而治生之道。乃備。今縣官鑄音注農器。使

民務本。不營於末。則無饑寒之累。鹽鐵何

害而罷。

賢良曰。農。天下之大業也。鐵器。民之大用也。

器用便利。則用力少。而得作多。農夫樂音洛事

勸。功用不具。則田疇荒。穀不殖。用力鮮。功自

半。器便與不便。其功相什而倍也。縣官鼓鑄

注音鐵器大抵多為大器務應員程不給民用
民用鈍弊割草不痛是以農夫作劇音極得獲
者少百姓苦之矣

大夫曰卒徒工匠以縣官日作公事財用
饒器用備家人合會徧於日而勤於用鐵
力不銷鍊堅柔不和故有司請總鹽鐵一
其用平其賈通作以便百姓公私雖虞夏
之為治不易於此吏明其教工致其事則
剛柔和器用便此則百姓何苦而農夫何
疾

賢良曰卒徒工匠故民得占去聲租鼓鑄注音煮

鹽之時鹽與五穀同賈通作器和利而中用

今縣官作鐵器多苦惡臣瓚曰謂作鐵器民

古曰鹽既味苦器又用費不省卒徒煩而力

作不盡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務為善器器

不善者不集農事急輓音挽運衍之阡陌之間

民相與市買得以財貨五穀新弊易貨或貫

世音民不棄作業置田器各得所欲更繇音遙省

約。縣官以徒復作。繕音善治道橋。諸發民便之。

今總其原。一其賈。通作價器多堅。磳音坑善惡無

所擇。吏數不在器。難得。家人不能多儲。多儲

則鎮生。棄膏腴音干之日。遠市田器。則後良時。

鹽鐵賈通作價貴。百姓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

土耨。啖音談食。鐵官賣器不售。音壽或頗賦於民。

卒徒作不中音去聲。程時命助之。發徵無限。更繇

以均劇。故百姓疾苦之。古者千室之邑。百乘

去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農

民不離畦畝。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斲伐。而足

乎陶冶。不耕田。而足乎粟米。百姓各得其便

而上無事焉。司馬遷曰。古者四民因其土宜。

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非有徵發期會。

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

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成

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之謂也。是以

王者務本。不作末。去炫音縣耀音耀。除雕琢。湛民

以禮。示民以樸。是以百姓務本。不營於末。管子

曰。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傳曰。聖人不淫。佚侈靡者。非鄙夫色而

愛財用也。夏不數浴。非愛水也。冬不頻湯。非愛火也。不高臺榭。非無土木也。不大鐘鼎。非無金錫也。直行情性之所安。而制度可以為天下法矣。昔者舜甌盆無矐。而下不以餘獲罪。飯乎土簋。啜乎土型。而農不以力獲罪。麇衣而盤領。而女不以巧獲罪。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也。韓非子曰。君無見其所欲。見其所欲。臣將自離。琢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

崇禮第三十七

大夫曰。飾几杖。修樽俎。為去聲賓。非為去聲主。

也。炫音縣耀音耀奇怪。所以陳四夷。非為去聲民。

也。夫音扶家人有客。尚有倡優奇變之樂。而

况縣官乎。故列羽旄。陳戎馬。以示威武。奇

蟲珍怪。所以示懷廣遠。明德遠國。莫不至

也。

賢良曰。王者崇禮施德。上通作尚仁義而賤怪

力。故聖人絕而不言。孔子曰。言忠信。行去聲篤

敬。雖蠻貊之邦。不可棄也。今萬方絕國之君。

奉贄音至獻者。懷天子之盛德。而欲觀中國之

禮儀。故設明堂辟雍以示之。揚干戚。昭雅頌。

以風去聲之。今乃玩好去聲不用之器。奇蟲不畜。

之獸角抵諸戲炫音耀耀之物陳夸通作之。

殆與周公待遠方殊刑法志曰春秋之後滅

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夸視而秦更名角

抵先王之禮沒於淫樂中矣應劭曰角者角

技也抵者相抵觸也文穎曰抵當也名此樂

為角抵者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御射故名

角抵蓋雜技樂也巴俞戲魚龍蔓延之屬也

顏師古曰炫耀之物眩人也眩相詐惑也讀

與幻同其術本從西域來即今吞刀吞火植

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漢紀曰元封

三年春作角抵戲以享外國朝獻者三百餘

里內人皆觀張騫傳曰是時上方數巡狩海

上迺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過之則散財帛

賞賜厚具饒給之以覽視漢富厚焉大角抵

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

令外國客備觀名倉庫府藏之積欲以見漢

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角抵奇戲

歲增變其益與自此始而外國使更來更去

大宛以西皆自恃遠尚驕恣昔周公處謙以

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

卑士執禮以治下天下辭越裳之贄音見恭

讓之禮既與入文王之廟是見大孝之禮也

風俗通曰越裳重九譯獻白雉周公薦陳祖

廟曰先人之德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

極也目覩威儀于戚之容耳聽清歌雅頌之聲

心充至德欣然以歸此四夷所以慕義內附

非重譯音狄鞮來觀猛獸熊羆也狄鞮西

也夫音扶犀象兕虎南夷之所多也騾音蘆驢音

駝音宅駝音陀北狄之常畜也。中國所鮮。上聲外國

賤之。南越以孔雀珥音二門戶。崑山之旁以玉

璞抵烏鵲。今貴人之所賤。珍人之所饒。非所

以厚中國明盛德也。隋和之名寶也。而不能

安危存亡。故喻德示威。惟賢臣良相。去聲不在

犬馬珍怪。是以聖王以賢為寶。不以珠玉為

寶。雜事篇曰。齊宣王與魏惠王會田於郊。魏

王曰。亦有寶乎。齊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

人之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

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無寶乎。齊王曰。

寡人之所以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

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之守高唐。則

趙人不敢東漁于河。吾臣有黔夫者。使之守

徐州。則燕人祭于門。趙人祭西門。從而歸之

者十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之備盜賊。而

道不拾遺。吾將以照千里之外。豈特十二乘

哉。魏王慙。不懌而去。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

矣。反質篇曰。經侯往適魏太子。左帶羽玉。具

劔。右帶環珮。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坐有頃。太

子不視也。又不問也。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

太子曰。有。經侯曰。其實何如。太子曰。主信臣

玉所守。此寒不可衣。飢不可食。無為遺我賊。於是經侯杜門不出。傳死。雜事篇曰。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曰。不知也。召昭奚恤而問焉。昭奚恤對曰。此欲觀吾國得失而圖之。不在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寶重者。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內。為東面之壇。一為南面之壇。四為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國之寶器。楚國之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惜之難交。兩國之歡。使無兵革之憂。太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將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

整兵戎。以當疆敵。提抱鼓以動百萬之衆。所使皆趨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之難。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攝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者懼然無以對。昭奚恤遂揖而去。秦使者反言於秦。若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斯之謂也。昔晏子修之罇。語曰。黃金累千。不如一賢。高誘曰。衝車所以衝也。有道之國。不可攻伐。使欲攻已者。折還其衝車於千里之外。不敢來也。晏子春秋曰。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賜之酒。酒酣。范昭曰。願請君之樽酌。公曰。酌寡人之樽。酒進之於客。范昭曰。飲。晏子曰。徹樽更之。樽解具矣。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為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為子舞之。太師曰。真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

使人來將觀吾政也。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為人，非陋而不識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為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若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也，而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為也。范昭歸，以告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樽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不能者，雖隋和滿篋，無益於存亡。謂隋和氏之璧也。

大夫曰：晏子相齊，三君崔慶無道，劫其君，亂其國，靈公同圍，莊公弒死，景公之時。

晉人來攻，取垂都，舉臨菑，邊邑削，城郭焚，宮室隳，寶器盡，何衝之所能折乎？由此觀之，賢良所言，賢人為寶，則損益無輕重也。賢良曰：管仲去魯入齊，齊伯音霸魯削，非恃其衆而歸齊也。伍子胥挾弓干闔閭，破楚入郢，影非負其兵而適吳也。故賢者所在國重，所去國輕。雜事篇曰：管仲傳齊公子糾，鮑叔傳糾奔魯，小白奔莒，齊人誅無知，迎公子糾於魯。公子糾與小白爭入，管仲射小白中其帶，管仲奔魯，桓公立國，定使人迎管仲於魯，遂

立以為仲父。委國而聽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長。越絕書曰。伍子胥父誅於楚。子胥挾弓。身干闔廬。闔廬曰。士之其勇之甚。將為之報仇。子胥曰。不可。諸侯不為匹夫報仇。臣聞事君猶事父也。戲君之行。報父之仇。不可。於是止。楚客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之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而入齊。魯弱而齊強。由是觀之。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善。其國未嘗不安也。楚有子玉得臣。文公側席。虞有宮

之奇。晉獻不寐。尊賢篇曰。晉荆戰於邲。晉師將許之。士貞伯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勝于荆。文公猶有憂色。曰。子玉猶存。憂未歇也。因獸猶鬪。况國相乎。及荆殺子玉。乃喜曰。莫予毒也。今天或者大警晉也。林父之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今殺之。是重荆勝

伐虞。宮之奇存焉。為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賂以寶玉駿馬。宮之奇諫而不聽。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去。尊賢篇曰。虞有宮之奇。晉獻公為之終夜不寐。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側席而坐。遠乎賢者之厭難折衝也。夫音臣所在。辟除開塞者亦遠矣。陳琳曰。古之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宮奇在虞。晉不加兵。季梁猶在。強楚挫謀。暨至眾賢奔紂。三國為墟。故春秋曰。山有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

虎豹。葵藿為之不採。國有賢士。邊境為之不

害也。說山訓曰。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鄭昌傳曰。山有

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

備胡第三十八

大夫曰鄙語曰賢者容不辱以世俗言之

鄉曲有桀人尚辟音避之。今明天子在上。匈

奴公為寇。侵擾邊境。是仁義犯而藜藿不

採。昔狄人侵太王。至公篇曰太王有至仁

勳育戎氏以犬馬珠幣而伐不止。問其所

欲者土地也。於是屬其羣臣耆老而告之

曰。土地者所以養人也。不以所以養而害

其養也。吾將去之。遂居岐山之下。邠人負

幼扶老。從之如歸。父母三遷而民五倍其

初者。皆與仁義趨上之事。君子守國安民。

非特鬪兵罷殺士衆而已。不私其身。匡人

惟民足用。保民蓋所以去國之義也。匡人

畏孔子。孔子世家曰孔子去衛將適陳。過

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

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

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子曰吾以汝

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

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

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

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賢良曰。匈奴處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天所

賤而棄之。無壇宇之居。男女之別。以廣野為

間里以穹廬為家室。衣去聲皮蒙毛。食肉飲血。會市行音杭牧豎音樹居如中國之麋鹿耳。好去聲事之臣。求其義責之禮。使中國干戈至今未息。萬里設備。此兔罝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

大夫曰。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四方之眾。其義莫不願為臣妾。然猶修城郭。設關梁。厲武士。備衛於宮室。所以遠折難去聲而備萬方者也。今匈奴未臣。雖無事。欲釋備如之何。

賢良曰。吳王所以見禽於越者。以其越近而陵遠也。秦所以亡者。以外備胡越而內亡其政也。夫音扶用軍於外。政敗於內。備為所患。增主所憂。詩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指武篇曰。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是以春秋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華而後夷狄。及周惠王以遭亂世。繼先王之體。而強楚稱王。諸侯背叛。欲申先王之命。一統天下。不先廣養京師。以及諸夏。諸夏以及夷狄。內治未得。忿則不料力。權得失。興兵而征。強楚師大敗。樽辱不行。大為天下戮笑。幸逢齊桓公。以得安尊。故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

本惠未襲。不故人主得其道。則遐邇潛行而

歸之。文王是也。不得其道。則臣妾為寇。秦王

是也。詮言曰。用兵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

可奪也。舜修之。歷山而海內從化。文王修之

岐周。而天下從風。兵略曰。兵之勝敗。本在於

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則兵強矣。民勝其政

下畔其上。則兵弱矣。故德義足以懷天下之

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

之心。謀慮足以知強弱之勢。此必勝之本也。

地廣人衆。不足以為強。堅甲利兵。不足以為

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

為威。為存政者。雖小必存。為亡政者。雖大必

亡。叢談曰。所伐而當。其福五之。所伐不當。其

禍十之。夫音文衰。則武勝。德盛。則備寡。世論曰。

間而文武代為雌雄。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為

武者。則非文也。為文者。則非武也。文武更相

非而不知時世之用也。此見隅曲之一指。而

不知八極之廣大也。故東面而望。不見西牆。

南面而視。不覩北方。唯無所嚮者。則無所不通。

大夫曰。往者四夷俱強。並為寇虐。朝鮮踰
徼。劫燕之東地。東越東海。略浙江之南。南
越內侵滑服。令氏棘人。冉駝音雋音唐昆
明之屬。擾隴西巴蜀。今三垂已平。唯北邊
未定。夫音一舉則匈奴中外震懼。釋備而
何寡也。

賢良曰古者君子立仁修義以綏其民故邇

者習善遠者順之傳曰水淵深廣則龍魚生

禮義修明則君子懷之故禮及身而行修禮

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扶身則貴名自揚天下

順焉令行禁止而王者之事畢矣詩是以孔

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此之謂矣

子仕於魯前仕三月及齊平後仕三月及鄭

平務以德安近而綏遠當此之時魯無敵國

之難去聲鄰境之患強臣變節而忠順故季桓

隳其都城大國畏義而合好齊人來歸鄆

音謹音龜陰之田孔子世家曰定公以孔子

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司寇定公十

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黎錕言於景公曰魯

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於

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

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

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

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為壇

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

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

景公曰諾於是旌旄羽葆矛戟劍撥鼓噪而

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

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

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

公景公心作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

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

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

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

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

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
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
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
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
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
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
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
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邱。季氏將墮費。公山不
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
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
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歛
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
孟氏之保鄆。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
二月。公圍。故為政而以德。非獨辟害折衝也。
所欲不求而自得。今百姓所以囂囂中外不

寧者。咎在匈奴。內無室宇之守。外無田疇之
積。隨美草甘水而驅牧。匈奴不變業而中國
以搔動矣。風合而雲解。就之則亡。擊之則散。
未可一世而舉也。韓安國曰。利不什。不易業。
人君謀事。必就聖。發政必擇語。重作事也。自
三代之盛。遠方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
能制。非強不能服也。以為遠方絕域不收之
民。不足以煩中國也。且匈奴者。輕疾悍亟之
兵也。畜牧為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
常。難得而制也。至不及圖。去不可追。聚若風
雨。解若收電。今使邊鄙久廢耕織之業。以
支匈奴常事。其勢不權。臣故曰。勿擊為便。
大夫曰。古者明王討暴衛弱。定傾扶危。衛

弱扶危則小國之君說音悅討暴定傾則無

罪之人附今不征伐則暴害不息不備則

是以黎民委敵也春秋貶諸侯之後刺不

卒戍音絮行役戍音絮備自古有之非獨今也

賢良曰匈奴之地廣大而戎馬之足輕利其

勢易搔動也利則虎曳音異病則鳥折辟音避鋒

銳而牧罷音疲極少發則不足以更適多發則

民不堪其役役煩則力罷音疲用多則財乏二

者不息則民遺怨此秦之所失民心隕音允社

稷也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戩主父偃

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

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

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

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

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

易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

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也遇其

敵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

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

澤鹹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

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

能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不足兵革不備哉其

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東睡琅

琊負海之郡轉輸河北率三十鍾而致一石

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饟女子紡績不足於帷

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嘗積眾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古者天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

子封畿千里。繇音遙役五百里。勝聲相聞。疾病

相恤。無過時之師。無踰時之役。內節於民心。

而事適其力。是以行者勸務。而止者安業。今

山東之戎馬甲士。戍音絮邊郡者。絕殊遼遠。身

在胡越。心懷老母。老母垂泣。室婦悲恨。推其

饑渴。念其寒苦。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

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

傷悲。莫之我哀。故聖人憐其如此。閔其久去。

父母妻子。暴露中野。居寒苦之地。故春使使

去聲者。勞賜舉失職者。所以哀遠民而慰撫老

母也。漢昭紀曰。始元元年。赦天下。賜民百戶。牛酒。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問民所疾苦。寃失職者。德惠甚厚。而吏未稱去聲奉

職。承詔以存恤。或侵侮士卒。與之為市。并力

兼作。使之不以理。故也。士卒失職。而老母妻

子。感恨也。宋伯姬愁思而宋國火。魯妾不得

意而曾寢災春秋曰宋災宋伯姬卒左傳曰

鳴于亳社如曰嘻嘻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

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

義事也穀梁傳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

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

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傳

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

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

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

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公羊傳曰宋災伯姬

卒焉其稱謚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

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

也婦人夜出不見傳母不下堂傳至矣母未

至也逮乎火而死傳曰魯監門之女嬰相從

績中夜而泣涕其偶曰何謂而泣也嬰曰吾

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衛世子不

肖諸侯之憂也子曷為泣也嬰曰吾聞大異

乎子之言也昔者宋之桓司馬得罪於宋君

出於魯其馬佚而驟吾園而食吾園之葵是

歲吾聞園人亡利之半越王勾踐起兵而攻

吳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視

之道畏而死越兵威者吳也兄死者我也由

是觀之禍與福相反也今衛世子甚不肖好

兵吾男弟三人能無憂乎詩曰大夫跋涉我

心則憂是非類與乎列女傳曰魯漆室邑之

女過時未適人倚柱而嘯傍人聞之心莫不

為之慘者鄰婦從之遊曰何嘯之悲也子欲

嫁乎吾為子求偶漆室女曰吾豈為不

嫁之故而悲哉憂吾君老太子少也

下不得其意者非獨西宮之女宋之老母也

春秋動衆則書重民也宋人圍長葛譏久役

也春秋曰宋人伐鄭圍長葛穀梁傳曰伐國

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久之也伐不踰

時戰不逐奔。誅不填服。苞人民。歐君子之用。
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君子之用
心必若是。大夫默然不對。

鹽鐵論卷之八

鹽鐵論卷之九

漢 汝南 桓 寬 撰
明 雲間 張之象 註

執務第三十九

丞相去聲史曰先王之道軼音益人而難復賢

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行夫音扶稱上聖之

高行去聲道至德之美言非當世之所能及

也秦族訓曰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為道願

聞方今之急務可復行於政使百姓咸足

於衣食無乏困之憂風雨時五穀熟螟音冥

騰音特不生天下安樂音洛盜賊不起流人還

旋音旋歸各反其田里吏皆廉正故以奉職元

元各得其理也。

賢良曰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

思之耳詩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有求如關

雎去聲好德如河廣何不濟不得之有故高山

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及離去聲道不遠也徐

曰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學之謂也倦

不如循雖之必獲也孤居而願智

之必達也孔子曰弗學何以行弗思

馬雖有逸足而不閑輿則不為良駿

人雖有美質而不習道則不為君子顏淵曰

舜獨何人也回何人也夫音扶思賢慕能從善

不休則成康之俗可致而唐虞之道可及漢

帝曰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

不率俾周之成康刑措不用德及鳥獸教通

四海海外肅春北發渠搜氏羗徠服星辰不

孛日月不蝕山川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

藪河洛出圖書公卿未思也先王之道何遠之有齊

桓公以諸侯思王政憂周室匡諸夏之難去聲

五言言卷九

二

邵陵之會予上之為主

春秋曰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公羊

傳曰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為再言盟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帖荆以此為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為主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於此焉與桓公為主序績也要略曰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綫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鄆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人間訓曰三代種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故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

而成江海行去聲

積而成君子

雜篇曰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海

合小而為大建本篇曰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學積成聖則富貴尊顯至焉貴德篇曰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名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而欲得之各反其本復諸古而已

詩序曰河廣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古者行役不踰

時春行秋反秋往春來寒暑未變衣服不易固已還矣夫婦不失時人安和如適獄訟平刑罰得則陰陽調風雨時上不苛擾下不煩

勞各修其業安其性則螟音冥賢音特不生

而水旱不起賦歛省而農不失時則百姓足

而流人歸其田里上清靜而不欲則下廉而

不貪傳曰太平之時民行役者不踰時男女

夫內無怨女上無不慈之父下無不孝之子

父子相成夫婦相保天下和平國家安寧人

事備乎下天道應乎上故天不變經地不易

形日月昭明列宿有常天施地化陰陽和合

動以雷電潤以風雨節以山川均其寒暑萬

民育生各得其所而制國用故國有所安地

有所主又曰夫賢君之治也溫良而和寬容

而愛刑清而省喜賞而惡罰移風崇教生而

不殺布惠施恩仁不偏與不奪民力役不踰

時百姓得耕家有收聚民無凍餒食無腐敗

士不造無用雕入不瑋于肆斧斤以時入山

林國無佚士皆用於世黎庶歡樂衍盈方外

遠人歸義重譯執贄故得風雨不烈小雅曰

有滄萋萋與雨有雨明矣首若今則繇役極遠盡寒苦之地危難

之處涉胡越之域今茲往而來歲還音旋父母

延頸而西望男女怨曠而相思身在東楚志

在西河故一人行而鄉曲恨一人死而萬人

悲賈捐之曰孝武皇帝探平城之事錄冒頓

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

之西連諸國北卻匈奴當此之時寇賊並起

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

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

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是皆廓地秦大征伐

不休之故也。詩云。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

怙。念彼恭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吏不奉法以存撫。倍公任私。各以其權充其

嗜欲。人愁苦而怨思。上不恤理。則惡政行而

邪氣作。邪氣作。則螟音實蠶音特生而水旱

起。爾雅曰。蟲食苗心者曰螟。食苗葉者曰蠶。京房易傳曰。變惡生孽。蟲食苗心。德無節。

水。人君無施澤惠。利於下。則致旱。若此。雖禱

祀雩祝。用事百神無時。豈能調陰陽而息盜

賊矣。傳曰。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惟之可也。畏之非也。夫日月之薄蝕。

怪星之黨見。風雨之不時。是無世而不皆有也。上明政平。是雖並至無傷也。上闇政險。是雖無一無益也。

能言第四十

大夫曰。盲者口能言白黑。而無目以別之。

儒者口能言治亂。無能以行之。主術訓曰。問瞽師曰。

白素何如。曰。緜然。而黑何若。曰。黥然。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人之視白黑以目。言

白黑以口。瞽師有以言白黑。無以知白黑。故言白黑與人同。其別白黑與人異。夫

音扶坐言不行。則牧童兼烏獲之力。逢須苟

堯舜之德。烏獲。秦武王之力士。舉龍文鼎者。逢須。漢古本作逢蒙。夏太康時

人。學射於羿者也。荀子淮南子及王褒頌又作逢門。故使言而近則

儒者何患於治亂而盲人何患於白黑哉

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故卑而言高。能言

而不能行者。君子耻之矣。

賢良曰。能言而不能行者。國之寶也。能行而

不能言者。國之用也。兼此二者。君子也。無一

者。烏獲逢須也。古作逢蒙。言滿天下。德覆四海。周

公是也。口言之。躬行之。豈若默然載施其行

而已。則執事亦何患何耻之有。今道不舉而

務小利。慕於不急。以亂羣意。君子雖貧。勿為

可也。藥酒病之利也。正言治之藥也。孫楚曰。夫治膏

育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

言。如其迷謬。未知所投。恐俞跗見其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公卿誠能自強自忍。食文學之至言。

去權詭。罷利官。一歸之於民。親以周公之道

則天下治而頌聲作。儒者安得治亂而患之

乎。

鹽鐵取下第四十一

大夫曰。不軌之民。困撓音撓公利。而欲擅山

澤從文學賢良之意則利歸於下而縣官無可為者上之所行則非之上之所言則譏之專欲損上徇下虧主而適臣尚安得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而何頌聲能作也

賢良曰古者上取有量自養有度樂音洛歲不

盜年譏則肆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藉斂不

過十一王制曰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

而不禁夫圭田無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田里不粥墓地不請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與事任力君為愛

此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也

臣盡力上下交讓而天下平浚發爾私上讓

下也遂及我私先公職也孟子曰未有仁而

遺其親義而後其君也君君臣臣何為其無

禮義乎主術訓曰夫風疾而波興木茂而鳥

於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欲

施者相報之勢也是故臣盡力死節以與君

計君垂爵以與臣是故君不能賞無功之臣

臣亦不能死無德之君君德不下流而欲用

之如鞭蹠馬矣是猶不待兩及周之末塗德

惠塞而嗜欲衆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於下

怠於公事是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

春秋曰。初稅畝。公羊傳曰。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譏也。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十一而藉。古者曷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古者什一行而頌聲作矣。穀梁傳曰。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力。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葱韭盡取焉。詩序曰。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貧而畏人。若大鼠也。衛

靈公當隆冬與衆穿池。宛春諫曰。天寒百姓凍餒。願公之罷役也。公曰。天寒哉。我何不寒哉。

哉。雜事篇曰。衛靈公以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隩虞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葺。君則不寒。民誠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諫曰。君鑿池不知天寒。以死春知而罷役。是德歸宛春。怨歸於君。公曰。不然。宛春魯國之匹夫。吾舉之。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且春也。有善。寡人有春之善。非寡人之善與。靈公論宛春。可謂知君之道矣。王褒曰。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夏之鬱。不憂至寒之悽愴。人之言曰。安者不能恤危。飽者不能食饑。故餘梁肉者。難為言隱約。處佚樂者。難為言勤苦。夫高堂邃宇。廣廈洞房者。不知專屋狹廬。上漏下濕者。之窟。

左傳卷之九

音字。廣廈

音窟

也。繫馬百駟。貨財充內。儲陳納新者。不知有
旦無暮。稱貸者之急。廣第唐園。良田連比者。
不知無運踵之業。竄頭宅者之役也。原馬被
山。牛羊滿谷者。不知無孤豚瘠犢者之
窶也。高枕談卧。無叫號者。不知憂私責者之
吏正戚者之愁也。被統躡韋。搏梁醫肥者。不
知短褐之寒。糠粃之苦也。從容房闈之間。垂
拱持案食者。不知蹶耒躬耕者之勤也。乘
堅驅良。列騎成行者。不知負檐步行者之

難也。同床旃音席。侍御滿側者。不知負輅輓

船音登高絕流者之難也。衣去聲輕暖被音英

裘處溫室。戴安車者。不知乘邊城。飄胡代。鄉

向音清風者之危寒也。妻子好合。子孫保之。不

知老母之顛音顛音匹婦之悲恨也。耳聽五

音。目視弄優者。不知蒙流矢。距敵方外之死

者也。東嚮伏几。振筆如文調者。不知求索之

急推上聲筮音楚之痛者也。坐旃音茵之上。按圖

籍之言。若易易然。亦不知步涉者之難也。昔

商鞅之任秦也。刑人若刈。管音芳。用師若彈

丸。從軍旅者。暴骨長城。戍音漕者。輦車相望。

生而往。死而還。音旋。彼獨非人子耶。公孫鞅曰。以戰去戰。

雖戰可也。以殺去殺。雖殺可也。故君子仁以恕。義以度。音鐸。所

好去惡音與天下共之。所不施不仁者。公劉

好貨。居者有積。行者有囊。大王好色。內無怨

女。外無曠夫。文王作刑。國無怨獄。武王行師。

士樂為之死。民樂為之用。若斯則民何苦而

怨。何求而譏。公卿音愀音然。寂若無人。於是遂

罷議。止詞。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事。猥音委

以鹽鐵而為不便。請且罷郡國權。音酤。關內

鐵官奏可。賢良曰。文學既拜。咸取列大夫。辭

丞相去御史。

擊之第四十二

大夫曰。前議公事。賢良文學稱引往古。頗

乖世務。論者不必相反。期於可行。往者縣

官未事胡越之時。邊城四面受敵。北邊尤

被其苦。先帝絕三方之難。去撫從方國以

為蕃蔽窮極郡國以討匈奴匈奴壤界獸
圈孤弱無與此困亡之時也遼遠不遂使
得復喘息休養士馬負給音息西域西域迫
近胡寇沮心內解必為巨患是以主上欲
掃除煩倉廩之費也終日逐禽罷而釋之
則非計也蓋舜紹緒禹成功今欲以小舉
擊之何如

文學曰異時縣官修輕賦公用饒人富給其
後保胡越通四夷費用不足於是興利害筭

車船以訾音紫助邊漢武紀曰元光六年冬初

出筭也贖罪告緡音民與人以患矣甲士死於

軍旅中士罷音疲於轉漕仍之以科適吏徵發

極矣漢武紀曰天漢四年春正月朝諸侯王

于甘泉宮發天下七科適及勇敢士張

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

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夫母有市籍七凡

七科也夫音扶勞而息之極而反本古之道也雖
舜禹興不能易也蔡邕曰書戒猾夏易伐鬼
方周有獫狁蠻荆之師漢
有闡顏瀚海之事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
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
不可齊也武帝情有遠略志闡四方南誅百
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

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乃具鹽鐵酒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起為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鉞而並出。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民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敗。衆所謂疑。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王不行也。

大夫曰。昔夏后底洪水之災。百姓孔勤。罷

疲音察於籠甬。及至其後。咸享其功。呂氏春秋曰。禹

之決江水也。民聚瓦礫。事已成。功已立。為萬世利。禹之所見者。遠也。而民莫之知。故

民不可與慮化舉。始而可以樂成功。先帝之時。郡國頗煩於

戎事。然亦寬三陲音岳之役。語曰。見機不遂

者隕音允功。一日違敵。累世為患。先軫曰。一

世之患也。揚雄曰。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休勞用供。困

弊乘時。帝王之道。聖賢之所不能失也。功

業有緒。惡音汗勞而不卒。猶耕者勸休而困

止也。夫音扶事輟者無功。耕怠者無獲也。

文學曰。地廣而不德者國危。兵強而凌敵者

身亡。三略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殘滅之政。累

世受患。造作過制。雖成必敗。舍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順。逆者亂之招。順者治之

要。虎兕相據。而螻蟻得志。兩敵相機。而匹夫

乘間音諫。魏策曰。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

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敝其衆。臣恐強秦大

楚乘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燕策曰。趙且伐燕。蘇代爲燕謂惠王曰。今者臣

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兩

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攻。以敝大衆。臣恐強秦之爲。是以

漁父也。願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是以

聖王見利慮害。見遠存近。方今爲縣官計者。

莫若偃兵休士。厚幣結和親。修文德而已。

篇曰。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力。凡武之興。爲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夫下

愚不移。純德之所不能化。而後武力加焉。若不恤人之急。不計其

難弊。持以窮無用之地。亡十獲一。非文學之

所知也。

結和第四十三

大夫曰。漢興以來。修好結和親。所聘遺單

音于者甚厚。然不紀重質厚賂之故。改節

而暴害滋甚。先帝覩其可以武折。而不可

以德懷。故廣將帥。招奮擊。以誅厥罪。功勳

粲然著於海內藏於紀府何命亡十獲一

乎漢武紀曰元光二年春詔問公卿曰朕

飾子女以配單于金幣文繡賂之甚厚

單于待命加媢侵盜亡已邊境被害朕甚

閱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建議

宜擊夏六月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

軍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

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軍大夫李

息為材官將軍將三十萬眾屯馬邑谷中

誘致單于欲襲擊之單于入塞覺之走出

嚴尤曰漢武選將練兵約而輕糧深入遠

戍匈奴創艾夫音偷安者後凡近者憂

而天下稱武夫音扶

適賢者離俗知士權行君子所慮衆庶疑

焉故民可以觀成不可與圖始此有司所

獨見而文學所不覩公孫鞅曰有高世之

行者必見非於世有

獨知之慮者固見教於民故曰愚者暗於

成事智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可與

樂成功班固曰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

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

和親賂遺單于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

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而單于反

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

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皆約束邊

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逐

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

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曠

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嘆息思古臣

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

匹世之事猶欲復守舊文顧增其約以為

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

義說也獨可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

益錄論卷九

十一

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夫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歛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母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復，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比。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為質哉。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老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境不選守境武略之臣，修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歛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讐，信

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利，而媮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

文學曰：往者匈奴結和親，諸夷納貢，即君臣外內相信，無胡越之患。當此之時，上求寡而

易澹。古澹字。民安樂，浴音而無事，耕田而食，桑麻而衣，家有數年之積，縣官餘貨財，閭里耆老

或及其澤。韓安國曰：高皇帝嘗圍于平城，匈奴之厄七日不食，天下歎之。及解圍反位，無怨之色。雖得天下而不報平城之怨者，非以力不能也。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已之私怒傷天下之公義，故遣劉敬結為和親。

至今為世利。孝文皇帝嘗一屯天下之精兵於嘗谿廣武。無尺寸之功。天下黔首約要之民。無不憂者。孝文皇帝悟兵之不可宿也。乃為和親之約。至今為後世利。兩主之迹。足以

效。自是之後。退文任武。苦師勞衆。以略無用之地。立郡沙石之間。民不能自守。發屯乘城。

輓輦而澹之。愚竊見其亡。不覩其成。

大夫曰。匈奴以虛名市於漢。而實不從。數

為蠻貊所給。不痛之何故也。高皇帝

仗劍定九州。今以九州而不行於匈奴。閭

里常民尚有梟散。梟散。流離也。關西人謂

况萬里之主。與小國之匈奴乎。夫扶以天

下之力。勤何不權。以天下之士民何不服。

今有帝名而威不信。長城反賂遺而尚

踞敖。此五帝所不忍。三王所畢。怒

也。匈奴傳曰。太初四年。漢遣中郎將蘇武。

所望也。征和四年。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

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為

小禮。以自煩。今欲與漢鬪。大關取漢女為

妻。歲給遺我藥酒萬石。糴米五十斛。雜繒

萬匹。它如故約。則邊不相盜矣。

文學曰。湯事夏而卒。服之。周事殷而卒。滅之。

本經訓曰。晚世之時。帝有桀紂。為璇室瑤臺。象廊玉牀。紂為肉圃酒池。燎焚天下之財。罷苦萬民之力。劓諫者。剔孕婦。攘天下之虐。百姓於是湯乃以革車三百乘。伐桀于南巢。放之夏臺。武王甲卒三千。破紂牧野。殺之于宣室。天下寧定。百姓和集。是以稱湯武之賢。語曰。桀紂不為王。故以大御小者王。湯武不為放。故以強凌弱者亡。聖人不困其眾。以兼國。良御不困其馬。

以兼道。故造父之御不失和。聖人之治不倍德。呂氏春秋曰。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倒投之。鷓水。如此者三。雖造父之所以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御。繆稱訓曰。戎狄之馬。皆可以馳驅。或近或遠。惟造父能盡其美。

秦攝利。衡以御宇內。執修篲。故有傾衡遺篲之變。士民非不眾。力勤非不多也。皆內倍外附。而莫為用。此高皇帝所以仗劍而取天下也。

或賢或不肖。唯唐虞能齊其美。秦攝利。衡以御宇內。執修篲。故有傾衡遺篲之變。士民非不眾。力勤非不多也。皆內倍外附。而莫為用。此高皇帝所以仗劍而取天下也。

推上聲。以答音痴。八極。驂服。以罷音疲。而鞭策愈加。

積德累功。洽於百姓。攝位行政。考之於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高稷。修仁行義。歷十餘世。至于湯武。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孝昭。襄稍。嚴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廼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難難也。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刃。箝語燒書。內鋤雄俊。外攘

胡粵用壹威權為萬世安。然十餘年間。猛敵橫發。平不虞。適戍強于五伯。閭閻偏於戎狄。嚮應瘠於謗議。奮臂威於甲兵。鄉秦之禁。適所以資豪傑而速自斃也。是以漢亡尺土之階。蘇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斃。鑄金石者難為。夫扶兩主好功。權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

合。內外交通。天下安寧。世世無患。士民何事。三王何愁焉。

大夫曰。伯翳音意之始封秦地為七十里。穆

公開伯音霸孝公廣業。自卑至上。自小至大。

故先祖基之子孫成之。伯翳嘗有勳於唐

虞之際。受土賜姓。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於西垂。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軒轅戰。涿卓鹿殺兩驛。蚩尤

而為帝。湯武伐夏商。誅桀紂而為王。黃帝

以戰成功。湯武以伐成孝。魚龍河圖云。黃

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鐵額。食沙。造五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誅殺無道。萬民欽命。黃帝行天子事。黃帝以仁義不

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歎。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符。伏蚩尤。後天下復擾亂。黃帝遂

畫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皆為殄滅。山海經云。黃帝令應龍攻蚩

尤。蚩尤請風伯雨師。以從大風雨。黃帝乃

下。天女曰。魃。以止雨。雨止。遂殺蚩尤。權謀

篇曰。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乏。貢職以觀

其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猶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復入貢職。明年又不供其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武王伐紂，過遂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畜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洒兵也。卜而龜，燔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是燔之已。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禽紂於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希寫曰：昔者文王拘於羑里，而武王羈於王門，卒斬紂於之頭，而懸於太白者，是武王之功也。故手足之勤，腹腸之養，去也。當世之務，後世之

利也。今四夷內侵，不攘，萬世必有此長患。

先帝興義兵，以誅暴強，東滅朝鮮，西定冉

駘。音尤。南夷傳曰：自笮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冉駘最大。顏師古曰：今夔州開州首

領多姓冉者。本皆冉種也。南擒百越，北挫強胡，李牧追

匈奴以廣北州，湯武之舉，蚩尤之兵也。

故聖主斥地，非私其利，用兵非徒奮怒也。

所以匡難，避害，以為黎民遠慮。劉歆曰：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

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兔樂

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婁。羗。裂匈奴之右臂。單于孤特。遠遁於漠北。四陲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守與之功。未有高焉者也。

文學曰。秦南禽勁越。北却強胡。竭中國以役

四夷。人罷疲極。而主不恤。國內潰而上不知

是以一夫倡而天下和。兵破陳涉。地奪諸

侯。何嗣之所利。賈山曰。昔者秦政力并萬國。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執。輕重

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狠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

詩云。雍雍鳴駟。旭日始旦。登得前利。不念後

咎。故吳王知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遂之患。秦

知進取之利。而不知鴻門之難。是以知一

而不知十也。黃歇曰。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

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

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遂之散也。此二國者。非

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

越也。從而伐齊人於艾陵。還為越王禽於三

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

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

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

孟武論卷九

五

據嶮塞。繕甲兵而守之。然陳涉率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挺。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嶮不守。關梁不閉。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沛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也。周謹小而得大。秦欲大而亡。小語曰。

前車覆後車戒。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矣。傳曰。

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故無常安之國。宜治之民。得賢則昌。不肖則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夫明鏡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所以所以危亡。而不襲蹈其所。所以安存者。則無以異乎。却行而求逮於前人。鄙語曰。不知爲吏。視已成事。或曰。前車覆而後車不識。是以後車覆也。故夏之所以亡者。而殷爲之。殷之所以所以亡者。而周爲之。故殷可以鑒於夏。而周可以鑒於殷。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蔡

釋曰。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

誅秦第四十四

大夫曰。秦楚燕齊。周之封國也。三晉之君。

齊之田氏。諸侯家臣也。內守其國。外伐不

義。地廣壤進。故立號萬乘。去聲而爲諸侯宗。

周室修禮長音文。然國翦弱。不能自存。東

攝六國。西畏於秦。身以放遷。宗廟絕祀。賴

先帝大惠。紹興其後。封嘉穎川。號周子男

君。古本作周子南君。漢武紀曰。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陰。雕上禮。

畢。行幸滎陽。還至洛陽。詔曰。祭地與州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觀於周室。邈而無祀。詢問耆老。乃得孽子嘉。其封嘉為周子南君。以奉祠祀。顏師古曰。子南其封邑之號。以為周後。故摠言。秦既并天下。東絕沛水。并周子南君也。

滅朝鮮。南取陸梁。北却胡狄。西略氐羗。立

帝號。朝音潮四夷。舟車所通。足迹所及。靡不

畢至。非服其德。畏其威也。力多則人朝。音潮

力寡則朝音潮於人矣。

文學曰。禹舜堯之佐也。湯文夏商之臣也。其

所以從八極而朝音潮海內者。非以陸梁之地。

兵革之威也。秦紀曰。始皇三十三年。發諸七

林。司馬貞曰。南方之人。其性陸梁。故曰陸梁。晉灼曰。走者陸梁而跳也。秦楚三

晉號萬乘。夫不務積德而負相侵。搆兵爭強

而卒俱亡。雖以進壤廣地。如食煎之充腸也。

廣雅曰。附子一歲曰煎子。二歲烏喙。三歲附子。四歲烏頭。五歲天雄。蘇秦為燕說齊王曰。

人之飢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為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強秦之少壻也。王

利其十城。而深與強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強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食烏

喙之類也。欲其安存。何可得也。夫音扶禮讓為國者。

若江海流。彌久不竭。其本美也。苟為無本。若

蒿火暴怒而無繼其亡可立而待戰國是也

周德衰然後列於諸侯至今不絕秦力盡而

滅其族安得朝音潮人也嚴安曰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

隆也刑措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與利除害

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聖賢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強凌

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強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

連衡車馳轂擊介胄生蟻蟲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

內之政意廣心逸欲威海外當是時秦禍北搆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

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

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進不可勝載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

大夫曰中國與邊境猶支體與腹心也夫

扶音肌膚寒於外腹腸疾於內內外之相勞

非相爲助也唇亡則齒寒支體傷而心憊

憊音怛故無手足則支體廢無邊境則內國

害昔戎狄攻太王於邠踰岐梁而與秦界

於涇渭東至晉之陸渾侵暴中國中國疾

之匈奴傳曰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

攻大王亶父。亶父亡，走于岐下。幽人悉從
 亶父而邑焉。作周至于幽王，用寵姬褒姒
 之故，與申侯有隙，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
 殺幽王于麗山之下，遂取周之地，鹵獲而
 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救周，伐戎
 至邽。周襄王時，戎狄或居於陸渾，東至于
 衛，侵盜尤甚。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廼興
 師伐戎，翟常是時，秦晉為強國。晉文公擢
 戎翟居於西河，圜洛之間，號曰赤翟、白翟。
 而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諸戎各分
 散，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
 然莫能相一，其後千有餘歲，至肩頰而匈
 奴最強大，盡服從北夷。今匈奴蠶食內侵，
 而南與諸夏為敵國。

遠者不離去聲其苦，獨邊境蒙其敗。詩云：憂
 心慘慘，念國之為虐，不征備則暴害不息。
 故先帝興義兵以征厥罪，遂破祁連天山，
 散其聚黨，北略至龍城，大圍匈奴，單音于
 失魂，僅以身免，乘奔逐北，斬首捕虜十餘
 萬。控弦之民，旃音壇裘之長，莫不沮膽挫
 折，遠遁，遂乃振旅，渾古本作耶率其衆
 以降，置五屬國以距胡，則長城之內，河山
 之外，罕被寇讐。於是下詔令減音檢戍音絮
 漕，寬繇役，初雖勞苦，卒獲其慶。日匈奴傳
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衆。

元狩二年春。漢使大將軍衛青。將大將軍
十餘萬人。出朔方高朔。右賢王以為漢兵
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
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精騎往往
隨後去。漢將軍得右賢王人眾男女萬五
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夏。驃騎將軍霍去
病。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
里。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級。
裨小王以下十餘人。衛青傳曰。其秋。單于
怒。昆邪王休屠王。屠西方為漢所殺虜數
萬人。欲召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漢。漢
使驃騎將軍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
其眾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既至長安。
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昆邪王萬
戶。為漯陰侯。封其裨王呼毒尼為下摩侯。
鷹庇為輝渠侯。禽黎為河綦侯。大當戶銅
離為常樂侯。漢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
西。益少。胡寇於是。太子喜。驃騎之功。曰。驃

騎將軍去病。率師攻匈奴西域昆邪王。及
厥眾萌。咸相犇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
萬有餘人。誅僥悍。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
國之王。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眾。
咸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庶幾無患。
幸既永綏矣。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
減隴北地上郡戍卒
之半。以寬天下之繇。

文學曰。周累世積德。天下莫不願以為君。故
不勞而王。聲恩施由近及遠。而蠻貊自至。

曰。武王資聖智而剋伐。觀天命以行誅。不驅
熊羆之師。不勞三戰之菽。一戎衣而定王業。
憑神力而協符瑞。至于成王。制禮崇樂。姬德
方盛。營洛邑而居九鼎。寢刑廟而萬國來賓。
雖大禹之隆夏績。帝乙之興殷道。未足方焉。
故能繼夏稷之先基。紹公劉之聖德。文武之

跡不墜。故大雅稱為令德。播聲教於八荒之外。流仁惠於九圍之表。神智之所綏化。遐邇之所來服。靡不越岳航海。交實於遼險之路。瑰寶殊物。充於王庭。靈禽異獸之類。游集林藪。詭麗殊用之物。鑄斷異於人功。方冊未之或載。篆素或所不紀。及乎王人風舉之使。直指踰於日月之陲。窮昏明之際。覘風星以望路。憑雲波而遠逝。所謂道通幽微。德被冥昧。秦任戰勝以兼天下。小海內而貪胡越者也。

之地。使蒙恬擊胡。取河南以為新秦。而亡其

故秦。築長城以守胡。而亡其所守。王恢曰。昔者秦繆公

都雍郊。地方三百里。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二。隴西北地是也。其後蒙恬為秦侵胡。

以河為境。累石為城。積木為塞。匈奴不敢飲馬北河。置烽燧。然後敢牧馬。應劭曰。秦始皇

遣蒙恬攘卻匈奴。得其河南。道陽之北千里。地甚好。於是築為城郭。徙民充之。名曰新秦。

四方錯雜。奢儉不同。今俗名新富貴者為新秦。由是名也。人間訓曰。忠臣者。務崇君之德。

諂臣者。務廣君之地。往者兵革亟動。師旅數起。長城

之北。還音旋車遺鏃。相望及李廣利等輕計。還

馬足。莫不寒心。雖得渾耶。古作昆邪不能更所亡。

此非社稷之至計也。應劭曰。更償也。言所得不足。以償其所失也。李

廣傳曰。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禰連天山。而使陵將

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

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

人。且引且戰。連圍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甘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

伐功第四十五

大夫曰。齊桓公越燕伐山戎。破孤竹。殘令

零支。音支。古本作離枝。今離聲相近也。趙武靈王踰句注。過

代谷。略滅林胡樓煩。燕襲走東胡。辟

地千里。度遼東而攻朝鮮。齊世家曰。桓公二十三年。山戎

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於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

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

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於周。如成康

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齊語曰。桓公遂北

伐山戎。荆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

莫不來服。趙世家曰。武靈王二十年。王略

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

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

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

兵。二十一年。攻中山。趙招為右軍。許鈞為

左軍。公子章為中軍。王并將之。牛翦將車

騎。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陘。合軍曲陽。攻

取丹丘。華陽。鵠之塞。王軍取鄒石邑。封龍

東垣。中山獻四邑。和。王許之。罷兵。二十三

年。攻中山。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

燕代。西至雲中。九原。惠文王二年。主父行

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

兵。朝鮮傳曰。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自始

全燕時。嘗略屬真番。蒙公為秦擊走匈奴。

朝鮮為置吏築鄣塞。

若鷙音至鳥之追羣雀，匈奴勢懼，不敢南

面而望十餘年。懼也。秦紀曰：始皇三十三年，蒙恬於西北斥逐匈奴。

奴。單于不勝秦。北徙。盡收河南地，並河以東屬之。陰山因河為塞，築長城。因邊山險

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始皇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

中，築亭鄣以逐戎人。恬居上郡十餘年，威振匈奴。及其後蒙公死

而諸侯叛秦，中國擾亂，匈奴紛紛乃敢復

為邊寇。匈奴傳曰：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

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遣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

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曰冒頓，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

至，大破滅東胡王，虜其民，眾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悉復收

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是時漢方與項

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強。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匈奴最強大，盡服從

北夷，而南與中夏為敵國。夫音扶以小國燕、趙尚猶却寇

虜以廣地，今以漢國之大，士民之力，非特

齊桓之眾，燕、趙之師也。然匈奴久未服者，

羣臣不并力，上下未諧故也。

文學曰：古之用師，非貪壤土之利，救民之患

也。銓言訓曰：夫為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為身戰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為人者，眾助之。

舉事以自為者。眾去之。眾之所助。民思之者。雖弱必強。眾之所去。雖大必亡。

若旱之望雨。孫卿曰。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

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者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

箪食壺漿以迎王師。故憂人之患

者。民一心而歸之。湯武是也。兵略曰。得道之兵。車不發軔。騎

不被鞅。鼓不振塵。旗不解卷。甲不離野。招義而常血。朝不易位。賈不去肆。農不離野。招義而

責之。大國必朝。小國必下。因民之欲。乘民之力。而為之。去殘除賊也。故同利相死。同情相

成。同欲相助。順道而動。天下為嚮。因民而慮。天下為闔。不愛民之死。力

盡而潰。叛者。秦王是也。兵略曰。殺無罪之民。而善無義之君。害其

大焉。殫天下之財。而贍一人之欲。禍莫深焉。故至於攘天下。害百姓。肆一人之邪。而長海

內之禍。此天之所以誅也。民之所以仇也。孟子曰。君不鄉音道。不

由仁義而為之強戰。雖克必亡。此中國所以

擾亂。非蒙恬死而諸侯叛秦。律書曰。秦二世

連兵於邊。睡力非弱也。結怨匈奴。往禍於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間巷之人。為敵國

咎生窮武之不知足。昔周室盛也。越裳氏來甘得之心不息也。

獻百蠻致貢。其後周衰。諸侯力征。蠻貊分散。

各有聚黨。莫能相一。是以燕趙能得意焉。匈奴

傳曰。諸戎分散。塞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壹。其後燕有賢將秦開。

為質於胡。胡其信之。歸而襲破東胡。東胡却
千餘里。燕乃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
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距胡。於是趙武
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自
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而置雲中。鴈
門。代郡。及李牧為將。匈奴不敢近趙邊。其後
匈奴稍強。蠶食諸侯。故破走月支氏。因兵威
徙小國。引弓之民。并為一家。一意同力。故難
制也。前君為先帝畫匈奴之冊。通作策兵據西
域。奪之便勢之地。以候其變。以漢之強。攻於
匈奴之衆。若以強弩潰癰疽。越之禽吳。豈足
道哉。王恢曰。夫匈奴可以力服也。不可以仁
畜也。今以中國之大。萬倍之資。遣百分

之一以攻匈奴。譬如以千石之弩射癰疽。必不留行也。上以為然。用君
之義。聽君之計。雖越王之任。種蠡禮音不過以
搜粟都尉為御史大夫。持政十有餘年。未見
種蠡禮音之功。而見靡弊之効。匈奴不為加俛。
免音而百姓黎民以敝矣。是君之冊。通作策不能
弱匈奴。而反衰中國也。善為計者。固若此乎。
蔡邕曰。夫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曾背之癩。疽也。

西域第四十六

大夫曰。往者匈奴據河山之險。擅田牧之

利。民富兵強。行入為寇。則句注之內驚動。而上郡以南咸城。文帝時虜入蕭關。烽火通甘泉。羣臣懼不知所出。乃請屯京師以備胡。匈奴傳曰。孝文十四年。匈奴單于十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印。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胡西役大宛康居之屬。南與羣羌通。先帝推讓斥奪廣饒之地。建張掖以西。隔絕羗胡。瓜分其援。是以西域之國皆內拒匈奴。斷其右

臂。曳音異劍而走。故募音慕人田畜以廣用。長

城以南濱塞音賽之郡。馬牛放縱。蓄積布野。

未覩其計之所過也。匈奴傳曰。元鼎三年。漢東拔濊貉。朝鮮以

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羗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烏孫王。以

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夫眩雷為塞。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音扶

以弱越而遂意。強吳才地計衆非鈞也。主

思臣謀其往必矣。韓非子曰。越王入官於

吳兵既勝齊人於艾陵。張之於江濟。強之於黃池。故可制於五湖。故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兵略曰。善戰者不在少。善守者不在小。勝在得威。敗在

史記卷之九

夫氣。夫實則鬪。虛則走。盛則強。衰則北。吳王夫差。地方二千里。帶甲七十萬。南與越戰。棲之會稽。北與齊戰。破之艾陵。西遇晉公。擒之黃池。此用民氣之實也。其後驕溢。縱欲拒諫。喜諛。愾悍。遂過。不可正喻。大臣怨對。百姓不附。越王選卒三千人。擒之。干遂。因制其虛也。夫氣之有虛實也。若明之必晦也。故勝兵者。非常實也。敗兵者。非常虛也。善者能實其民氣。以待人之實也。不能者。虛其民氣。以待人之虛也。故虛實之貴者。兵之貴者也。

文學曰。吳越迫於江海。三川循環之處。於

湖之間。地相迫。壤相次。其勢易相禽。通作也。

金鼓未聞。旌旗未舒。行音杭陳音陣未定。兵以接

矣。師無輜音之重之費。士無乏絕之勞。此所謂

食於廚倉。而戰於門郊者也。伍子胥曰。夫吳之與越也。仇讐

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將不可改。於是矣。吾聞之。陸

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吾攻而

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失此利也。雖悔之。亦無及

已。今匈奴牧於無窮之澤。東西南北不可窮

極。雖輕車利馬。不能得也。况負重羸音縲兵以

求之乎。其勢不相及也。茫茫乎若行九臯。未

知所止。皓皓古本乎若無網羅而漁江海。雖

蓋成命卷九

三

及之。三軍罷音疲弊。適遺之餌也。故明王知其
 所無利。以為役不可數音朔行。而權不可久張
 也。故詔公卿大夫賢良文學。所以復枉與微
 之路。公卿宜思百姓之急。匈奴之害。緣聖主
 之心。定安平之業。今乃留心於末計。雖本議
 不順上意。未為盡於忠也。

大夫曰。初貳師不克宛而還也。議者故使
 人主不遂忿。則西域皆瓦解而附於胡。胡
 得衆國而益強。先帝絕竒聽。行武威。還襲

音集宛。宛舉國以降。効其器物。致其寶馬。烏

孫之屬駭膽。請為臣妾。匈奴夫魄奔走遁

逃。雖未盡服。遠處寒苦。燒音敵塢音敵之地。壯

者死於祁音反連天山。其孤未復。音紀曰。太

初元年秋八月。行幸安定。遣貳師將軍李廣利。發天下謫民。西征大宛。四年春。貳師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作西極天馬之歌。匈奴傳曰。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極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是歲太初四年也。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首虜萬餘級而還。顏師古曰。天山。即祁連山也。匈奴謂天為祁連。今

鮮卑語尚然也。故羣臣議以為匈奴困於漢兵折

翅傷翼。可遂擊服。會先帝棄群臣以故匈奴

不革。譬如為山。未成一簣而止度。音鐸功

業而無斷成之理。是棄與胡而資強敵也。

輟幾沮成。為主計若斯。亦未可謂盡忠也。

文學曰。有司言外國之事。議者皆激一時之

權。不慮其後。張騫言天宛之天馬汗血安息

之真玉大鳥。縣官既聞。如甘水焉。張騫傳曰。大

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

氏。康居之屬。兵強。可以賂遺。設利朝也。誠得而

信。徧於四海。天子欣欣以騫言為然。發使四出。皆各行三千里。初。天子發書。見曰。神馬當

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

馬。云。大宛諸國。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犛犛駘。駘人獻於漢。天子大說。而漢

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乃大興師。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山。

伐宛。歷數期而後克之。夫音扶萬里而攻人之

國。兵不戰而物故過半。顏師古曰。物故。謂死

故也。或曰。不欲斥言。但云。其所服用之物。皆已故耳。雖破宛得寶馬。非

計也。劉向口。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虜獲駿馬

三十四匹。雖斬宛王母寡之首。猶不足以復其費也。當此之時。將卒方

亦面而事四夷。師旅相望。郡國並發。黎人困

苦。姦偽萌生。盜賊並起。守尉不能禁。城邑不

能止。然後遣上大夫衣繡衣以興擊之。當此

時。百姓元元。莫必其命。故山東豪傑。頗有異

心。漢武紀曰。天漢二年秋。泰山琅邪羣盜徐

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

下皆伏誅。冬十一月。詔關都尉曰。羣盜多

遠交。依東方羣盜。其謹察出入者。酷吏傳曰。

自溫舒等以惡為治。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

滋起。大羣至數千人。小羣以百數。掠鹵鄉里

者。不可勝數。於是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

史使督之。猶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

部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

以興擊。斬首萬餘級。及以法誅通行飲食。坐

相連郡。甚者數十人。數歲乃頗得其渠卒。散

卒失士。復聚黨阻山川。往往而群。無可奈何。

於是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

不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

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

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盜賊寢。賴先帝聖靈。斐

然其咎。皆在於欲畢匈奴而遠幾也。為主

世務第四十七

大夫曰。諸生妄言議者。令平可詳用。無徒

守椎音槌車之語滑稽而不可修崔浩曰滑稽酒器也

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詞不窮竭共滑稽之吐酒也姚察曰滑稽猶俳諧也滑稽讀如字稽音計也以言諧語滑利其智計疾出故云滑稽也司馬貞曰滑亂也稽同也

是以言辨捷之人言非若夫音扶漢之有匈

是言是若非能亂同異也

奴譬若木之有蠹音如如人有疾不治則寢

浸音以深故謀臣以為擊奪以困極之諸生

言以德懷之此有其語而不可行也諸生

上無以似三王下無以似近秦令平有司

可舉而行當世安蒸庶而寧邊境者乎

文學曰昔齊桓公內附百姓外綏諸侯存亡

接絕而天下從風其後德虧行去聲衰葵丘之

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春秋刺其不崇德而

崇力也春秋曰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左傳曰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

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

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

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

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

侯乃還公羊傳曰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

之也何危耳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

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

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

之者何猶曰故任德則強楚告服遠國不召

而自至。任力則近者不親，小國不附。此其效也。

也。誠上觀三王之所以昌，下論秦之所以亡。

中述齊桓所以興，去武行文，廢力尚德，罷關

梁除障，音障塞，音賽以仁義導之，則北垂無寇虜

之憂，中國無干戈之事矣。說山訓曰：國有賢君，折衝萬里。

大夫曰：事不豫辦，不可以應卒；內無備，不

可以禦敵。叢談曰：兵不豫定，無以待敵。計不先慮，無以應卒。詩云：

詰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故有文事，

必有武備。國語曰：襄王至自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

葛曰：武不可觀，文不可匿。觀武無烈，匿文

不昭。君道篇曰：成王封伯禽為魯公，召而

告之曰：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

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

民親以服。指武篇曰：司馬法曰：國雖大，好

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易曰：君子以

除戎器，戒不虞。夫兵不可玩，玩則無威。兵

不可廢，廢則召寇。昔吳王夫差好戰而亡，

徐偃王無武亦滅。故明王之制國也，上不

玩兵，下不廢武。易曰：存不忘亡，是以身安

而國家可保也。昔宋襄公倍楚而不備，以取大辱

焉。身執囚而國幾亡。

宋世家曰：襄公八年，齊桓公卒，宋欲為盟。

會。十二年春，宋襄公為鹿上之盟，以求諸

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諫曰：小國爭

盟，禍也。不聽。秋，諸侯會宋公盟于孟。目夷

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之。於是

遂戰。襄公死，宋國幾亡。

楚執宋襄公以伐宋。故雖有誠信之心。不知權變危

亡之道也。春秋不與中國為禮。為去聲其無

信也。匈奴貪狼。因時而動。乘可而發。飈音標

舉電至。而欲以誠信之心。金帛之寶。而信

無義之詐。是猶親蹠音質而扶猛虎也。

周書曰。毋為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

文學曰。春秋王者無敵。言其仁厚。其德美。天

下賓服。莫敢受交也。淮南王安曰。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

德行延及方外。舟車所臻。足迹所及。莫不

被澤。蠻貊異國。重譯音亦自至。方此之時。天下

和同。君臣一德。外內相信。上下輯睦。兵設而

不試。干戈蔽藏。而不用。老子曰。兇無所用。其

角螫音式蟲無所輸其毒。覽真訓曰。昔者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

稽輔之。以治日月之行。律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歷之數。別男女。異雌雄。明上下。

等貴賤。使強不掩弱。衆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

而無尤。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田者不侵畦。漁者不爭隈。道不拾遺。市不預賈。城

郭不關。邑無盜賊。鄙旅之人。相讓以財。狗彘吐粟於路。而無忿爭之心。於是日月精明。星

辰不失其行。雨時節。五穀登熟。虎狼不妄噬。鷙鳥不妄搏。鳳凰翔於庭。麒麟游於郊。

青龍進駕飛黃伏皂。諸北僭耳之國莫不獻其貢職。又曰。女媧之時。卧居居與眇眇。一自以為馬。一自以為牛。其行蹟蹟。其視瞋瞋。然皆得其和。莫知所由生。浮游不知所求。邇邇不知所往。當此之時。禽獸蝮蛇。無不匿其爪牙。藏其螫毒。無有攫噬之心。考其功烈。上際九天。下契黃墟。名聲被後世。光輝重萬物。詮言曰。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未有使人無智者。有使人不能用其智於己者。未有使人無力者。有使人不能施其力於己者。也。此兩者常在。久見。故君賢不見。諸侯不備。不肖不見。則百姓不怨。百姓不怨。則民用可得。諸侯弗備。則天下之時可承。事所與眾同也。攻所與時成也。聖人無焉。故老子曰。虎無所措其爪。兕無所措其角。蓋謂此也。故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世安得跖音質躄音脚而親之乎。

大夫曰。布心腹。質情素。信誠內感。義形乎色。宋華元。楚司馬子反之相覩也。符契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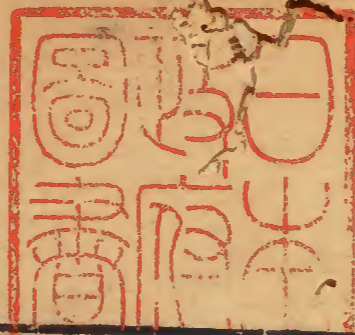
合。誠有以相信也。詩傳曰。楚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曰。盡此而不

克將去而歸。於是使司馬子反乘闥而窺宋城。宋使華元乘闥而應之。子反曰。子之國何若矣。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拊骸而爨之。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圍者之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困。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困。則幸之。吾望見吾子以於君子。是以情也。子反曰。諾。子其勉之矣。吾軍有七日糧。爾揖而去。子反告莊王。莊王曰。若何。子反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拊骸而爨之。莊王曰。嘻。甚矣。憊。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不可。吾已告之矣。曰。軍亦有七日

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視之子曷為而告之子反曰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何以楚國而無乎吾是以告之也莊王曰雖然吾子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王請處此臣請歸耳王曰子去我以歸吾孰與處乎此吾將從子而歸遂師而歸君子善其平已也華元以誠告子反得以解圍全二國之命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善其以誠相告也今匈奴挾不信之心懷不測之詐見利如前如一作而古而字通作如字乘便而起潛進市側以襲無備是猶措重寶於道路而莫之守也求其不亡何可得乎文學曰誠信者乎天下醇德流乎四海則近

者歌謳而樂之遠者執禽而朝之秦族訓曰周處豐鎬之地方不過百里而誓紂牧之野入據殷國朝成湯之廟表商容之閭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枹毀鼓偃五兵縱牛馬挺肋而朝天下百姓歌謳而樂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得民心也道應訓曰昔武王伐紂破之牧野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柴箕子之門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破鼓折枹弛弓絕絃去舍露宿以示平易解劍帶笏以示無仇於此天下歌謠而樂之諸侯執幣相朝三十四世不奪故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也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也故正近者不以威來遠者不以武德義修而任賢良也故民之於事辭佚音而就勞於財也辭多而就寡上下

交讓。道路。鴈行。方此之時。賤貨而貴德。重義而輕利。賞之不竊。何寶之守也。



鹽鐵論卷之九

鹽鐵論卷之九

